

和平運動
及其反響

何之編

0838

MG

K265.650.6

44

響反其及動運「平和」

編之 何

行發社誌雜

八三九一



3 2285 7776 7

「和平」運動及其反響

一 代序

二 汪先生對海通社記者之談話……………一

三 汪先生第一次談話之輿論……………三

(1) 華美晨報：「特別接見」論……………三

(2) 導報：無條件的和平……………六

(3) 譯報：讀了汪先生的談話以後……………一〇

(4) 譯報：論日軍進攻華南——並捧獻於汪先生……………一一

(5) 申報：中日與德捷……………一五

四 汪先生對路透社記者之談話……………一九

五 汪先生覆陳嘉庚電……………二一

六 汪先生第二次談話之反響……………二一三

(1) 上海各重要團體聯名電……………二一四

(2) 上海市學生總會電……………二一五

(3) 上海市職工界電……………二一六

(4) 上海各收容所難民代電……………二一七

七 汪先生二次談話一般輿論……………三〇

(1) 申報：昨今之惶惑悲憤……………三〇

(2) 循環報：廣州陷落不必悲觀——並請汪先生為國自愛……………三三

(3) 循環報：汪精衛先生可以休矣……………三六

(4) 華美晨報：放棄廣州與抗戰前途——斥造謠者的陰謀……………四〇

(5) 華美晨報：「惶惑」與「悲憤」……………四三

(6) 申報：鎮定·堅決與最後勝利……………四八

(7) 華美晨報：抗戰與和平……………五一

八	英倫正式否認調停·····	五六
九	和平空氣中之國際態度·····	五九
十	日方片面條件與和平空氣·····	六二
十一	全國一致擁護抗戰·····	六六
十二	和平空氣中的一般輿論·····	六九
	(1) 譯報：德國將發動調停中日戰爭·····	六九
	(2) 譯報：中日戰爭無調解可能·····	七二
	(3) 申報：論第三國調停問題·····	七五
	(4) 新華日報：主和者即漢奸·····	七八
	(5) 導報：撲滅日本政治陰謀·····	七八
	(6) 華美晨報：中華民國的國策·····	八一
	(7) 導報：謠言的背後·····	八三
	(8) 華美晨報：肅清謠言·····	八六

(9) 循環報：粉碎日本的陰謀·····	八九
(10) 申報：和平論與繼續抗戰·····	九一
(11) 中央日報：國策不變信念不變·····	九五
(12) 中央日報：中國前途只有抗戰·····	九五
(13) 文匯報：一掃而空·····	九七
(14) 譯報：和平與犧牲·····	一〇〇
(15) 華美晨報：粉碎日本政治陰謀後·····	一〇二
十三 蔣委員長告全國國民書·····	一〇六
十四 蔣委員長致參政會電·····	一一三
十五 甘介侯致參政會電·····	一一七
十六 附錄「和平」風·····	一二五

代序

本獨立自主之精神，聯合世界上同情於我之國家及民族，爲世界之和平與正義，共同奮鬥。

對於國際和平機構，及保障國際和平之條約，盡力維護並充實其權力。

聯合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之勢力，制止日本侵略，樹立並保障東亞之永久和平。

對於世界各國現存之友誼，當益求增進，以擴大對我之同情。

否認及取消日本在中國領土以武力所成立一切偽政治組織，及其對內對外之行爲。

——上錄「抗戰建國綱領」之外交綱領。

汪先生對海通社記者之談話

據十月十三日大美報重慶十二日電海通社訊：中國國民黨副總裁兼中央政治會議主席汪精衛，昨日特別接見海通社記者，發表談話討論今日中國當前之問題，汪氏力言：「中國係被迫作反對侵略之抗戰，對於任何方面之同情及贊助，均表歡迎；但此並非表示中國與其他任何國家之政治經濟政策，共同聯合，即如中國接受蘇俄之同情，並非表示中國傾向共產主義。此次為中國之生死鬥爭，故對任何表示同情之國家，均已結為友邦」。汪氏繼稱：「中國對於歐局之平靖，深表滿意，表示希望歐洲列強，因此可以視線轉移遠東。」汪氏提及中國人民，對於德國承認「滿洲國」，深表遺憾，加以德日軍事公約之謠傳，更使一般為之不安。但中國政府仍願恢復并增強對德之友善關係。談至此，海通社記者叩以戰局情形，汪氏宣稱：「雖人民受到重大痛苦，但中國抗戰決心，則較前更為堅強，中國在抵抗侵略之

際，同時并未關閉第三國調停之門，不過此項調停之能否成功，須視日本和平提議之內容爲斷耳；如條件不妨礙中國之生存與獨立，則或可爲討論之基礎，否則絕無談判之餘地。」記者繼即以中央政府與各省政府，尤其滇川省政府之關係如何？汪氏答稱：「現時決無任何磨擦之問題，全國一心準備抗戰到底，國民抗戰精神，在文化較爲普及之區域，尤爲激昂，因全國心隨智識程度增加，此乃中國力量及抵抗之基礎」云。

汪先生第一次談話之輿論

『特別接見』論（十月十四日華美晨報）

重慶十二日海通社電：中國國民黨副總裁兼中央政治會議主席汪精衛，昨日特別接見海通社記者發表談話，討論今日中國當前之問題。汪氏力言『中國對於任何方面之同情及贊助，均表歡迎，但此并非表示中國與其他任何國家之政治經濟政策共同聯合。』汪氏繼稱：『中國對於歐局之平靖，深表滿意，表示希望歐洲列強因此可以將視線轉移遠東。』汪氏提及『中國人民對於德國承認「滿洲國」深表遺憾，加以日德軍事公約之謠傳，更使一般爲之不安，但中國政府仍願恢復并增強對德之友善關係。』談至此，海通社記者即以戰局情形。汪氏宣稱：『中國在抵抗侵略之際，同時并未關閉第三國調停之門，不過此項調停之能否成功，須視日本和平提議之內容爲斷耳，如條件不妨礙中國之生存與獨立，則或可爲討論之基礎。』

汪先生說話的內容是否與海通社的電文完全一致，這是汪先生與海通社的事，今天暫時無法證實，吾人說話是以報紙的文字爲根據的，如有錯落，請汪先生原諒一番。

汪先生對英法美法蘇等國同情中國的在華記者，雖然都會普通的接見過；但都沒有談到這多的而與國策有重大變化性的問題，十一號汪先生「特別的」接見德國海通社記者，而且說到這多的「特別」重大問題，確有些令人驚訝不已！

汪先生以堂堂的國民黨副總裁兼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的資格與德國記者「討論」中國的當前問題更屬特別，在這「討論」當中，德國記者如何發表「高論」吾人尙不知道，假設德國記者還參加了「特別意見」，那更「特」天下之大別了。

汪先生說：「中國對於任何方面之同情及贊助均表歡迎！」但「此并非表示中國與其他國之政治經濟政策共同聯合」，那麼英法美法蘇有反侵略而組成和平陣線之「政治政策」及抵制侵略而組成之排貨或斷絕經濟關係之「經濟政策」時，中國究採何種態度呢？只「歡迎」，不聯合嗎？那就有些費解了。

汪先生說：「中國對歐局之「平靖」深表滿意」這等於汪先生對於捷克之被犧

牲及張伯倫和達拉第向德國之投降深表滿意。汪先生又說：『歐洲列強可以將視綫移到遠東了。』但移到遠東來『助戰』呢，或『調解』呢？汪先生又未明說，這也費解了。

汪先生說：『中國人民對德國承認「滿洲國」深表遺憾，對日德軍事公約之一「謠言」一般爲之不安。』但下面突然來一「但」，『但中國仍願恢復並「增強」對德之友誼關係，』這只能表示汪先生度量寬宏無邊，這是各國偉大政治家所難能的。然而又糟塌了當時中國反對德國承認「滿洲國」的一個抗議。

汪先生末後說到國策之基本問題道：『中國並未關閉第三者調解之門……但日本的條件要能使中國獨立生存。』這與蔣介石先生對世界的昭告就大不相同了。汪先生將蔣先生的『保障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一切日本軍退出中國領土以後才可以言和』的原則拋到天外去了。因爲『獨立生存』四個字，如果失掉了『領土主權之完整』的立場，這四個字可以廣義的應用到一切飛禽，走獸及昆蟲界的生存式上去。這一點意義汪先生並不是不知道的，今汪先生竟提出了另一原則，這是絕對違反國民黨及蔣介石先生的政治指示的。

總括汪先生的意見，不僅與國民黨三中全會以來的基本國策有些不相同，尤其是沒有一點與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先生的指示相同，這不能不令吾人驚訝，是否海通社記錄有錯誤，或者是汪先生對基本國策表示了異志，吾人深望明朗化。汪先生身任國民黨副總裁，吾人相信國民黨全黨對汪先生的言論不會不詳為研討的。尤其是中國廣大的抗戰建國人民，對汪先生的言論應該詳為研討而了解汪先生的十一號之言論內容，對國家國策對領袖蔣介石先生之主張有大大的不同。

無條件的和平（十月十四日導報）

據海通社十二日電，中政會主席汪精衛於「特別接見海通社記者」的時候，以為中國在抵抗侵略時，并未關閉第三國調停之門；若日本所提條件不妨礙中國之生存與獨立，就可作為談判的基礎。

當此調停謠言甚囂塵上的時候，當此日本的友軍德義正在慫恿英國出面對中國進行勸降運動的時候，一方面我們聽到了英國官方與商界人士的鼓吹贊助，奔走活動，進行調停，另一方面又看見國內漢奸們的陰謀拉攏，企圖從內部推通中國的屈膝

工作。海通社這時所發表汪先生的談話，實在含有極可玩味的意義。假如此傳屬實，那就怪不得日人會有種種勸降策動，也怪不得國內有些人以爲華北不妨放棄，『滿洲國』不妨承認，等過五十年再談了。

我們以爲這種漢奸論調，有可能不會是黨國領袖汪先生親口所談，而爲海通社所加工改製的東西。因爲汪先生深知事實早已證明了調停如可生效，絕不等到今天，日本的條件假如可以承受，蔣委員長就無須一而再，再而三的主張長期抗戰，宣佈非日本將全部軍隊一個不留的由中國領土撤退，不能談判和平了。難道在戰局發展到了今日，日本軍人連溫和派如宇垣都趕掉了的今日還有什麼調停和平之可言？

根本上，蔣委員長所宣佈的談判起點，充分說明了中國現在唯一可能承受和平是無條件的和平。首先，戰釁不是中國開啓的。在去年七月七日晚上日本第一聲轟出了爆炸東亞和平的大砲，中國的被迫抗戰完全是爲了保衛東亞的乃至世界的和平，同時也是爲了保衛自己民族國家的最後生存。中國的戰爭雖是被迫而起，却在統帥堅強的領導之下，由全國人民一致一力的支持，反而愈打愈團結，愈打愈剛

強，無論在物質，精神，人力，經濟力各方面，今年的中國較之去年的中國程度相差了有一世紀之遠，特別是民族精神與團結方面。反之，日本却是愈打愈虛竭，愈打愈疲弱，她的人民早已失去對戰爭的熱狂而變爲麻痺和厭惡，她的力量也已大部消耗了。由於日本迅速發展的畏戰，老想結束戰爭，以及中國頑強的畏和，只求堅持戰爭，大體上，戰爭的主動地位已經操在中國手裏而不是日本了。日本爲了挽救這種不利的被動局勢，才三番四次的造謠生事，製造勸解運動，最近且雙管齊下，由中國國內國外同時下手，企圖在這種製和的過程中將中日局勢的制動權重復爭取過去，使中國如解除了武裝的綿羊一樣，聽其宰割。我們姑不論和平成功不成功，只這在日人緊攻武漢突擊華南的局面之下所散播的妥協謠言與活動，就正是日本參謀部一種遠處落子，懈渙中國抗戰力量的手法。針對着牠，針對日本一切陰謀打擊中國的活動，中國唯一的對策是更加堅定的把住自己抗戰建國的國策，確立自己的主動性，堅持着非待日本將其全部軍隊一名不剩撤離中國領土之後不談和平的主位政策。因爲於理，中國不是破壞和平的罪人，不能接收和平的條件；於勢，中國儘有豐厚廣大的國力人力可以支持十年百年的解放戰爭，無需乎亟亟於和平，更談不

到接收日本頒佈的任何條件。勇於破壞和平的是日本，亟亟於尋覓和平的也是日本。總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被征服，被掠奪，中國變為她的亞洲大陸殖民地，中華民族成為日本奴隸！日本現在既然以為她需要和平了，讓她接收中國的條件罷！至於中國，她所要的只是無條件的和平。假如現在談不到這種和平，那麼她的當國人所唯一的答覆就是『打下去！』什麼以日本的條件為斷，什麼不妨礙中國的生存與獨立，連領土主權的完整都不提了的生存獨立，都是廢話。梁鴻志與王克敏不早已以日本的條件為斷了麼？而且他們也自以為是『生存』與『獨立』！

綜上所述，原是極簡明的道理，汪先生決不會不明白。我們不知道汪先生的確實的言語是什麼，但話入於有意離間破壞的希特勒通訊的機關裏，是極容易被曲造的。

讀了汪先生的談話以後（十月十四日譯報）

汪精衛昨日特別延見海通社記者，發表了下列的談話：「……但中國政府仍願恢復並增強對德之友善關係」。「……中國在抵抗侵略之際，同時並未關閉第三國

調停之門，不過此項調停之能否成功，須視日本和平提議之內容爲斷耳。如條件不妨礙中國之生存與獨立……，「……因愛國心隨智識程度增加……」汪副總裁真是「有心人」也。

正如汪先生所說，中國是被迫作反對侵略之抗戰，那麼中國所要尋求的「與國」當然是同情和援助中國抗戰的友邦，他們也一定仇恨日本的侵略和貪妄，反之，助紂爲虐者，我們爲什麼要拉他來友善，而增強敵人的殘暴呢，德國給我們抗戰的妨礙還不够嗎？

中國是爲正義而抗戰，是以武力對抗強暴而奪取真正的和平，最高統帥蔣委員長說得明明白白，「我們抗戰目的爲保障領土和主權的完整，我們最後目的爲重建東亞和平，我們決繼續抗戰，雖祇餘寸土，僅剩一人，亦將抗戰到底，無論如何。此乃最後決心。」所以抗戰一年來，只見日本自身想盡方法求和。關於國內「主和」的空氣，我們都知道在南京失陷後，在中原大會戰時，都醞釀過，終於因了全國軍民抗戰的決心，給這些做着「割地求和」的美夢的人們當頭打了幾棒，也就烟消雲散了。現在正是全力保衛大武漢的緊張時候，行屍們於是又要出市了，其實，日本

兵不完全退出中國，和平是根本談不到的。如果抹煞我們爭取「生存和獨立」的意義，那中國簡直要成爲四強會議以後的捷克了。難道這也是汪先生所願意的嗎？

中國一年來的抗戰，民衆的力量，是不能抹殺的事實。前幾天晚報上刊載一個外國人對於中國抗戰的感想，他對於中國戰區民衆的忍受和堅苦是敬佩到一百二十萬分的。這是的的確確的事實，中國國民的愛國心的增強，是沒有文化普及區域和農村之分的，因爲我們看到文化程度極高(?)的如北五南梁等，就做着出賣祖宗兒女的勾當。我希望汪先生了解一般民衆的「抗戰決心，已較前更爲堅強」，不要看着高宗武這類無行智識分子的舊屬之動搖，而以爲全國民衆害怕犧牲和「痛苦」，立即把調停之門關着，輔助蔣委員長把戰爭支持到最後勝利，則全國民衆自必與其敬愛蔣委員長者同樣，亦輸誠敬愛之也。

論日軍進攻華南(十月十四日譯報)

——並捧獻於汪先生——

日本自從發動侵華戰爭以來，無時不想攻取廣東，徒以顧慮英法的干涉，不得

不延緩到現在。牠過去襲取廈門的時候，我們曾經指出那是試探中國南方軍備及國際反響的性質，果然佔領了那懸在海中的孤島之後，即已不復有所動作。其後雖然牠又攻佔了南澳，但仍是試探的作用，並且佔領南澳的前後，還在海南島方面活動過，可是因為英法不肯賣帳，只好歛跡而已。現在日本軍閥已不再行忍耐，揮動大量的海軍在大鵬灣登陸了，這次却不能作為試探性質看待。理由是：

第一，日軍進攻武漢的努力，已經幾個月，雖然有些進展，却還不如軍閥們所預期的進展。相反地，他們在兵員上的損失，戰費上的消耗，却將等於中原戰爭以前的各役之總和。同時，中國的軍隊，愈戰愈顯得堅強，中國的人民，愈戰愈表現興奮，使日本軍閥看來，不僅武漢的陷落無期，即令有陷落的一天，戰爭也無結束的可能，中國必將憑藉香港海口及西北陸路的軍火接濟，繼續抗戰，這不是日本的國力所能應付的，日本的國力，不容許軍閥們再作較長期間的戰爭。最使日本軍閥感受恐慌而焦燥的，就是本年度的五十萬萬公債，還有巨大的數量沒有售出，而一九三九年度的預算，不久又要提到面前來，牠的數字必然非超出於本年的預算不可。必然龐大的預算案，可能加深日本國內的經濟危機以至引起政治危機。日本軍

閩爲了避免這種危機，就想來個新的速戰速決，首先攻取廣東，堵塞中國海道的軍火來源，並擊破抗戰後方的經濟根據地之一。同時，他們以爲進攻廣東的動作，可以分散中國的注意，吸住一部援助武漢的兵力，使其攻取武漢的目的易於達到。如果僥倖打下了廣州，又可拿牠做侵略南方的根據地，和長江的日軍配合起來，夾擊中國政府所在地。本來就南方與英法的利害關係說，日軍的這種動作，是很容易引起和英法尤其和英國衝突的危險的。

第二，因爲英國在德捷問題上，表現了害怕戰爭，要求苟安的十足態度，日本軍閥以爲只要不直接加害香港，英國是可以不動的。日本海軍之所以不在虎門發動，而在大鵬灣登陸，就是想避免戰爭的行動波及香港的本身。

第三，日本軍閥所要求的速戰速決，縱然攻佔了廣東，也不容易完成，這也是他自己所了解的，但他們所要求的不在於軍事上殲滅中國的主力，而在政治上動搖中國的抗戰精神，實現其所謂「和平」，他們曾從慕尼黑會議中，看見英國爲了自己的安全，使捷克在重大壓力下向德國屈服，以爲英國既不願戰爭，又要保持華南的利益，就可能的令中國棄戰言和，更深刻地說，他們的進兵華南，也許是和

德義商定的策略，把英國放在戰爭的威脅下，讓德國有機會來推動所謂第三者的調停。

日本軍閥依着自己的如意算盤，開始了進攻華南的軍事行動，真正的後果如何？在中國堅持抗戰到底的努力下，定然凶多吉少。

第一，日軍登陸後的第一攻擊目標在惠陽，那邊的地理相當險要且不說，只說廣東人民的政治覺悟與起事勇敢，以及民衆武裝的發展，必然使得日軍遭受重大的打擊。日軍想攻佔廣東，非有一二十萬兵力不可，這又需要一筆鉅大的戰費，將不是日本的財力所能勝任愉快。即使牠的財力上能夠動員一二十萬兵力到廣東來，但以兩粵現有的正規軍，再配合上百萬的武裝民衆，也足以阻止日軍的進展。日軍的這一行動，只不過增加自己國力的消耗而已。

第二，日軍惟一的希望，就是誘致英國在德義推動下，出面調停，中止中國的抗戰。但捷克的前車，還在眼前，調停的結果，總是被侵略者的領土主權受損失。中國更與捷克不同，廣大的土地，幾十個大小城市，已被日軍佔領，在其以戰勝者自居的目前，若說調停者能教日軍白白地退出中國，誰也不會相信吧。結果，不過

鬆懈中國的抗戰精神，待日本消化已得贖物，稍事休養之後，一舉而撲滅。過去和日本妥協以求相安的經驗，正是一刻不能忘記的慘痛教訓，而在目前形勢下的妥協，其危險自百倍於過去。

中國如果永不中日本逼和誘降的陰謀，關閉任何形式的調停之門，則日軍在華南行動的結果，終有一天必然招致英法的干涉，因此，日軍的進攻華南，無異於替中國推動國際對日施行武裝制裁。

中日與德捷（申報十月十六日）

「主和即漢奸」，「媾和即滅亡」，本報昨既剴切評述之矣。至於國際第三者之所謂調停，論其本質，乃為從旁疏解而非片面之求和；論其形態，要在彼此妥協而非弱者之投降；故汪精衛氏近頃猶有我國決心繼續抗戰而始終未塞調停途徑之說也。然歐陸近事所示：奧國覆亡，實由國際醞釀為默契，故舉重若輕，風行草偃；捷克割裂，實由列強冷酷之抑勒，故俯首就範，徒喚奈何；而彼默契與抑勒者，罔不始於悲天憫人之恣態，終於兵不血刃之屠戮，於是而貫徹調停手腕，完成調停大業。

夫調停精神初不若是也，事實教訓則如此；殷鑒不遠，能無戒懼耶！

年餘以來，中國之於抗戰建國，朝野相勗以自力更生；蓋期待於友邦之援助者雖切，顧亦曉然於倚賴外力之不可恃，倚賴心理之不可存，故輒對外呼籲而抗戰不懈。至於國際方面之對華，國聯決而不行，但議案儼然；友邦口惠而實不至，但同情可掬；求之世界報章雜誌之輿情，則幾乎異口同聲曰：歐洲內在之矛盾嚴重，危機四伏，初非忍然於遠東，形格勢禁，不遑東顧耳。及至最近二旬，得捷克爲維繫和平之芻狗；經年來劍拔弩張之形勢，爲之稍紓，似乎大局澄清，期不遠矣；於是隱然有一意念焉，浮動於關懷世事者之心頭，以爲而今而後，各國行將調停中日戰事，協謀遠東之安定矣乎？同時別有一演變焉，爲中國人士所憂疑；別有一希冀焉，爲日本軍閥所憧憬；即德捷解紛之方式，不將爲判決中日爭端之先例矣乎？凡此想像，皆幻覺也；囿於耳目，不察之甚也。

何以言之？就中日戰爭之本體而論：以中國之同仇敵愾，非日軍所得征服；中國之關山險阻，非日軍所得控制；中國之經濟基礎在田野，非日軍所得毀滅；中國之國際多助，非日軍所得隔絕；故中國抗敵，不敗不亡。以武備一端言，日本優

勢；以自然地理言，中國不能跨海東征；然中國持久抗戰之不已，日本必以其所消耗，數倍于中國，卒至不能繼續維持其侵略遠征之武備而底於潰敗，此必然之勢也。德捷接壤，捷藉者不同其族類，故多內顧之憂；鄰邦異其恩怨利害，故多肘腋之患；工商立國，易爲現代武器所一舉而毀滅淨盡；四戰之地，敗北無持久迴旋餘地。故中國可以抗敵而戰，捷克不宜戰而不戰。此中日與德捷之大較也。捷克乃國際之產物，立國二十載，中國渾然一體，根深底固，閱歷史五千年；捷克土地人民由湊合，中國一人一地莫非已有；捷克以人力合，有其先天的不健全之因素，而中國先天不可分。故捷克之生死貴賤由人，而中國自爲主宰。此中捷之大較也。二者既迥不相侔，況戰於遠東，尤殊異於戰於歐洲，蓋致力者異，可能之破壞異，必然之損失與慘痛亦異；故德捷問題有其不得不調停之原因，卒抑勒捷克以完成其所謂調停於戰爭爆發之前；中日問題既破裂，且有歐陸矛盾爲之阻梗，是以戰爭年餘而無法調停。

至於歐陸能否自此安定？歐陸安定後，國際是否協謀中日問題之解決？俱屬莫能解答之大謎，茲不具論。願中國所不必憂疑者，捷克非以誤從調停而遭割裂，乃

以忍受割裂而使調停者有所成就；中國以主權領土之完整爲息戰之絕對前提，亦以務使主權領土之完整而抗戰不懈，然則不拒調停，更不求調停何虞乎？蹶捷克履轍乎！

抑調停之空氣，何自來乎？日本進兵華南，無論其主觀上有何擒縱之妙，然中國必以此事實反證調停之更不可能。蓋惟轍軍始可爲調停之初步，未許以進兵爲調停之工具，此則中國朝野所屢屢鮮明表示者。若以進兵華南爲有裨於調停，則其準確之意義，乃爲日本已向自速其潰敗之途猛進，調停之機運，斯有日近之觀耳。外電傳說調停，隔靴搔癢之談哉。

汪先生對路透社記者之談話

據申報十月廿二日重慶電：國民黨副總裁兼中政會主席汪兆銘，今日在此對路透社發表談片，謂如日本提出議和條件，不妨害中國國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為討論之基礎，否則無調停餘地，一切視日方所提出之條件而定，吾人被迫訴諸武力，目前戰事，非吾人所發動，吾人願隨時和平，不過須有不妨礙中國獨立之條件耳，就中國而言，吾人未嘗關閉調停之門戶，在比京九國公約會議時，吾人未嘗拒不接受調停，去年德政府出而斡旋時，吾人亦未嘗拒絕之，即在最近國聯討論適用盟約第十七條時，吾人曾有準備結束戰爭之表示。汪氏言及中英關係問題，謂中國一部分輿論，以為日本因見英國無作戰準備，故侵入華南，為此理由，一部份華人頗非難英國之態度，其實假使英國準備作戰而歐戰果然發生，則屆時亦不利於中國，因日本可守中立，而專力於征服中國，蓋前日本外相在歐局緊張之時曾稱，

假使歐戰發作，日本或將維持其中立也。整個問題受國際糾紛之影響，吾人不能對於任何一國責其縱容日本在華自由行動，華南日軍，係以向來駐於東三省之軍隊編配而成者，日本既知蘇聯目下無對日作戰之意，故能移東三省之兵而往華南，依余意見，華南戰爭將經過長久時期，與英國在香港及法國在越南之利益，皆有極重大影響，余想英法當不始終袖手旁觀也，余希望英法與美國合作起而阻止日本之侵犯，果能如此，則蘇聯亦將響應之，余個人仍信英國將予中國以適當之援助而維持國際秩序與公道。（路透社二十一日電）

汪先生覆陳嘉庚電

大英夜報十月二十五日載重慶二十五日專電：汪精衛日前在此間對路透社記者發表談話，曾表示如日方和平條件不妨礙中國國家生存，則可接受等語，國內輿論界對汪氏此次論調，頗多指責，而遠處海外之華僑當祖國抗戰正殷之際，突聞此說亦不免引起惡劣印象，新加坡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主席陳嘉庚於廿二日特電汪氏，略云：「日方暫時得意，終必失敗，路透電傳先生談和平條件，僑胞難免誤會無抗戰到底決心，實得和平絕不可能，何若嚴加拒絕，較爲振奮人心也。」云云。汪精衛氏嘗於廿三日覆陳氏一電，對渠日前向路透社記者所發表之意見，辯護甚詳，茲經記者多方設法，覓獲汪氏原電，錄刊如次：汪氏所倡和平論調之真意，於此可以概見。電云：「新加坡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主席陳嘉庚先生大鑒，養電誦悉，深感先生主持正義，愛護友誼之盛意。中國爲抵抗侵略而戰，故對外國無

拒絕和平之表示，去歲北京會議主張調停，中國接受而日本拒絕，國際遂決定日本爲禍首而援助中國。今歲國聯大會援引盟約第十七條，主張以和平方法解決糾紛，中國接受而日本拒絕，國聯遂決定對於日本實行經濟制裁。凡此皆是證明日本爲戎首，中國爲抵抗侵略，故能得世界之同情與援助。蓋抵抗侵略與不拒絕和平，並非矛盾，實乃一貫。和平條件，如無害於中國獨立生存，何必拒絕，否則中國自無接受之理。中國之立場如此，決心如此，光明正大，絕無絲毫屈服之意，僑胞誤會，尙盼開示」等語。

汪先生第二次談話之反響

據十月廿七日譯報載現代社訊：華南風雲危急中，和平調停聲浪，忽又甚囂塵上，盛傳英國駐華大使寇爾氏此次赴港轉滬，負有此項斡旋使命。同時汪精衛發表和平論調，頗引起本市各界之懷疑。惟駐滬英國官方，昨已否認各方所傳調停之說，茲據駐滬英國領事署，昨傳出英國官方委託發表之消息謂：外間對英大使寇爾爵士，此次赴港轉滬，盛傳其負有斡旋中日和平之使命，全非事實。英使此行，純係處理滬地使館事務，別無其他接洽，英官方深信在此時期，和平斷難實現，故殊無出任調停之必要，亦絕不欲向任何一方徵詢意見。至汪精衛氏，於最近一星期間，連續發表兩次重要談話，申述中國並未關閉和平調停之門，謂隨時仍可接受和議條件，二十一日在重慶發表之談話，意見更爲明顯，滬上各界，以爲此時而言和平，殊無異自行粉碎全面抗戰之計劃，汪氏所提數點均爲本市各界所引爲懷疑不解

者，聞將即日聯名電渝請汪氏詳爲說明，以祛衆議云。

一 上海各重要團體聯名電

十月廿七日譯報載：本市各重要團體，聯名電國民參政會云：重慶國民參政會轉全體參政員鈞鑒：廣州淪陷，武漢撤退，敵人除軍事上盡其最後力量外，對我國內部挑撥離間，及國際間散布調停空氣更將無所不用其極，此時鈞會中心工作，宜爲消滅中途妥協危機，鞏固禦侮救亡大計。敵會等遠處孤島，對國策方針，信守不渝。茲當鈞會第二屆大會即將開幕之期，敬代表四百萬市民，貢陳意見如下：

- ① 擁護最高領袖絕對堅持抗戰，反對任何調停。
- ② 鞏固統一戰線，清除妥協分子。
- ③ 加強美蘇法英之外交活動，促進對日制裁。
- ④ 澈底改善全國民運機構。
- ⑤ 加強對淪陷區域之工作活動。尙祈採納，至深企禱。

二 上海市學生總會電

重慶國民參政會諸公鈞鑒：日寇深入，羣情共憤，爲民族生存，國家獨立，抗戰到底，本爲全國一致所擁護之國策。詎在廣州淪陷，武漢告急之際，竟有人發表和平妥協之言論，混淆聽聞，動搖國本，殊爲遺憾，敝會謹代表全滬同學，提議：

- ① 反對和平妥協；
- ② 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戰到底；
- ③ 擴大民衆運動；
- ④ 發展淪陷區救亡工作；
- ⑤ 救濟失學同學；
- ⑥ 實行抗戰建國綱領。

時機危急，迫切陳詞，希即提付討論，國家幸甚，民族幸甚。上海市學生總會
十月廿五日。

三 上海市職工界電

國民參政會鈞鑒：迴函度邀 鈞察，近值廣州失陷，長江南北岸戰爭日趨嚴重之際，報載汪精衛氏與路透社記者談話，有謂「如日本提出議和條件，不妨害中國國家生存，我人可接受之爲討論之基礎」，聞之不勝惶惑。竊自抗戰開始以來，全國上下，莫不奉蔣委員長及國民政府「抗戰到底，爭取國家民族最後勝利」爲最高信仰，抗戰則生，屈服則亡，舉國同胞，矢志不渝。今值軍事局失利之際，以負責中樞之大員，發爲此項違反國策之言論，其足以動搖人心，影響國際視聽者莫此爲甚。鈞會開會在即，必能根據基本國策及目前局勢，制定軍事與政治方策，領導全國，完成抗戰建國之大業，上海職工界同人，除前所陳各點外，謹再重申下列各項：

- ① 堅決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
- ② 要求撤查中樞負責大員違反國策之和平言論；
- ③ 要求澈底實行抗戰建國綱領，實行民主政治，以加緊全國團結，肅一切妥

協和平份子。

上海職工界同人，值此嚴重關頭，謹當加緊團結，掃除妥協空氣，及職工界漢奸敗類，隨時予敵人打擊，以盡抗戰中之任務，謹此電陳。上海職工界同人叩
徑。

四 上海各收容所難民代電

國民參政會會員諸公：正當廣州淪陷，武漢危急漢奸乘機活躍的時候，代表國民意見，顯示國民力量的國民參政會，召集第二次大會，這是有着特殊重要意義。全國人民，一定都希望並且相信，在這個抗戰緊要之時期，國民參政會將給當前局勢，以澈底澄清，與明確的指針，而顯示抗戰到底，最後勝利的光明前途。上海全體難胞，深感自身生活前途，與整個國家民族之命運，更有不可分離之關係將迫切要求，提請會員諸公加以特殊注意。第一廣州失守意外迅速，引起全國人民的驚疑與憤慨，不幸在此時期，汪精衛先生對海通社與路透社記者，發表了兩次談話，申述和平調停的可能，措詞含混，全國疑慮，我們覺得，只要我們緊握着持久抗戰的

正確國策，那末這初期抗戰的缺憾和損失，是一定能夠得到最後補償的。現在最主要的危機，不在日本法西斯的加緊進攻，倒在於少數妥協苟安心理的份子，對抗戰到底信心的搖動。因此我們這次要求國民參政會立即把堅持抗戰到底的已定國策，重新加以明確的宣示，以關閉「和平」投降的門，以堅定全國上下抗戰的意志。

第二：在這個時期，日人最惡毒的陰謀——分裂中國的團結，破壞我最高領袖的威信——一定要加緊活動起來了。因此我們要求這次國民參政會，要定出更具體的辦法，來鞏固並擴大全民族的抗日統一戰線，來答覆日人「反蔣」「反共」的陰謀。我們要鞏固國內的團結，我們要堅決擁護蔣委員長。第三：經第一次國民參政會宣言擁護的抗戰建國綱領，是勝利地執行持久戰，並鞏固與擴大國內團結的基本辦法。可惜在這幾個月裏，在實際執行上還十分不夠。因此我們要求這次參政會，能對過去實行經過，詳加檢討，今後並嚴勵督促各方，切實施行。第四：上海全體難胞，不但受盡了日人殘暴的壓迫，也曾經在前線流過了應流的血汗。我們迫切的希望祖國的軍隊，早日重來大上海，把我們從奴役中解放出來，因此我們不但堅決反對莽送我們整個自由生活前途的「和平」投降，同時更努力制止一切破壞國內團結

的挑撥離間的陰謀。因此我們要求國民參政會，能更多來關心淪陷區的抗戰工作，應積極加以領導。並且要求這次參政會對我們全體難胞的救濟工作，定出更具體更積極的方案，立即予以實施。我們全體難胞，不但希望消極的解決生活，並且希望能有機會更積極地盡國民一份力量。敬致民族解放的敬禮，上海各收容所難民同上

十月二十五日。

汪先生二次談話一般輿論

昨今之惶惑悲憤（十月廿三日申報）

日本軍隊衝入廣州，

汪精衛氏再論和議，

此二者，殆爲昨日舉世報紙所大書特書，舉世讀者所屏息默誦，又爲同情於中國抗戰之各國人士所黯然氣短，尤必爲中國全體國民所惶惑悲憤者也。夫廣州之不可守，爲理解嶺南地形者所默識於心；故記者日前既評述之曰：廣州之自然形勢爲盆地，粵北粵西居全粵三之二，始爲山區險要。是謂廣州誠省垣，然此一城一池之失陷，絕非即爲全省之淪亡；選擇戰場，宜在北江西江。所費解者，一進一退，何以若是之速耳！其間或有不得已之經過，或有有利之安排，報道未詳，記者未欲強作解人，貿然註釋。並希望各方亦勿輕信浮言，遽發根據不足之議論，遽作不負

責任之批評。要知中國國步艱難，大局嚴重，至於斯極；內奸外宄，皆蹈瑕抵隙，謀所以肆其鬼域。故愛國憂時之士，遇疑問歧途則應平心靜氣，務求其至真至當；秉此理智之判斷而發爲行動，則舉一切以國族之最高領袖爲依歸，是精忠賢明之坦途也。不若是而輕爲浮言所役使，輒爲情感所衝動，無論言動錯誤之足以僨事誤國，即輕於樂觀亦爲自欺，而輕於悲觀亦爲自悔；國族每一細胞之自欺自悔，既將減弱一細胞所應有之力量，況更予他細胞以相率自欺自悔之影響耶！廣州之失，在隔昨，記者請與讀者相助以明其原委；廣東之戰，在未來，是可繼續注意其發展者也。

至汪精衛氏之談論和議，最近既二度；其一，於本月十一日接見德國海通社記者之際！（見十三日報載）其二，語英國路透社記者；（見昨報）反應囂囂然，當茲舉國向仇敵愾，宜其然也。適值日軍逼近武漢外圍，猛撲粵垣；於是聞者或以此爲抗戰不繼，國策轉變之表示；或以此爲汪氏卑怯，意存屈服之暴露。凡此揣測之解，記者絕不願置之疑是疑非之列，而斷言之爲皆非；然在此抗戰之中途，乃汪氏發表此類足以引起上述揣測之談片，雖曰揣測者之不準確，咎不在汪氏，然不發表

此談片，則必無此類揣測，必無損於抗戰，豈不更善？軍民方艱苦悲憤，惟殺敵致果是期，政家之所以因勢導之者，非和議之原則論，宜別有所在歟？

和議原則論所予人之不良印象，勢有以使然，然其間要點，若附有充分之說明，亦得減輕印象不良之程度，或且得以避免誤會之揣測。談片開宗明義有云「如日本提出議和條件，不妨害中國國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如「乃假定之辭，然「日本提出議和條件」之假定前提，何自來乎？意者，來自外籍記者之發問：但紀錄談片者未加說明，幾乎不疑其來自汪氏方寸間。一心主戰，何來假定議和之動念？至於所謂「不妨害中國國家之生存」，原「國家」有其莊嚴之規義，「生存」有其必要之條件，不容絲毫假借。然世有不能自衛，而待國際共同承認保障之國焉，有形態儼然，組織井然，而宗主權屬人之國焉；等而下之，傀儡偽國，不足齒數，然承認之者非無其人焉；三者皆「生存」，前二者且得爲國聯會員，安得否定其爲「國家」。汪氏本意，絕不類此，然談片之中，若說明中國必領土完整，主權完整，立國主義有選擇之自由，衛國國防有建設之自由；斬釘截鐵，以見生存之非苟全偷生；若是說明則反應將異於今茲歟！

抑中國今日猶窺舟浮海，復遭驚波駭浪；如何安抵彼岸，要在一德一心，羣策羣力；國策猶舵，惟有絕對信賴最高領袖操持之。國策已定，惟有邁進，議國策爲多事，聞異議而驚訝鼓噪，亦多事；事關國策者，非最高領袖之言辭，不必注意也。

廣州陷落不必悲觀（十月廿三日循環報）

——並請汪先生爲國自愛——

廣州的突告陷落，是持久抗戰的艱苦過程之一段，每一個中國人，在今日應該抱着更堅定的信心，誓死擁護最高領袖的抗戰主張，加強抗戰勝利的基礎，在將近黎明的黑暗中，充分運用更堅決的戰鬥，去保障前途的光明。我們相信，偉大的民族革命事業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造成的，在今日中國所付的犧牲代價愈多，就是在明日所獲得的勝利收穫愈巨。我們不會忘記抗戰前夕蔣委員長堅決的宣示：『臨到最後關頭我們只有犧牲，只有抵抗……』堅決的犧牲是抗戰必經的階段，最高領袖

早已明白的指示。廣州的陷落正如淞滬南京的陷落一樣，絲毫不足以動搖抗戰的基礎。

可是我們引爲憾事的，是廣州的陷落，中國根本沒有完成爭取時間與消耗敵人的任務，這不能否認是軍事上的一個失敗。廣州長久的軍事措施不會充分運用，廣東的民衆武力又沒有充分發揮，我們對於負有國防重任的廣東軍事當局不無失望。不過，廣州一個城市的陷落，局勢並非是既倒狂瀾，百粵多險要之山地，如果充分利用有利的地勢，誘日軍深入，以運動戰完成包抄殲滅的任務，對於兵力脆弱的日本，大可予以新的打擊。希望廣東英勇的軍民，保持與光大家鄉光榮的歷史，只有加緊英勇的鬥爭。

此次日閥進攻華南，政治上的原因重於軍事上的原因，主要的陰謀，無非是夢想從華南的進攻中，在國際上推動第三國出而『調停』，使中國極少數動搖份子進行出賣抗戰的妥協活動。我們要特別指出的，是日軍在華南登陸時的一天，汪先生發表了主和的談話，而在廣州失陷的一天，汪先生又施故技，再發表一次『開談判之門』的談話，前後巧合，真有意想不到的『戲法』。

窮全國之兵力財力來進行滅亡中國的日本，如果會提出『不妨礙中國國家之生存』之條件，恐怕三尺孩童，都要掩耳而過。今日中國只要稍具理性的人，誰不知道中日兩國，早已勢不兩立，只要認識現實的人，誰不知道日閥不遂完全征服中國的野心，它的侵略行動決不會有停止的一天，中國只有抗戰到底，「非俟中國之完整獲得保持，不肯罷手」，（蔣委員長六月廿一日談話）在今日的形勢之下，堅持持久抗戰，是每一個中國人「生存」的要求，除此以外，決無「生存」可言！汪先生以革命先進，黨國元老，難道對現實的認識竟然如此歪曲？我們認為汪先生之所謂「生存」，投降而已，屈服而已，『中途的妥協，就是整個的滅亡。』（蔣委員長演詞）最高領袖早已指示了抗戰到底的必然性。汪先生二度談話，作爲一個黨國要員的立場說來，根本違反了抗戰建國綱領的最高國策，與最高領袖的指示。當然，汪先生的談話決不能代表政府，但是即使是私人的談話，在抗戰緊急的時期，也足以動搖人心。今日中國的團結一致的陣線，決不是少數動搖份子所能損害。所以汪先生的談話，大家並不會因此而爲抗戰前途擔憂，但是却因此而爲汪先生惋惜。

汪先生要保持自己過去的歷史，做一個真正的總理信徒，趕快翻然自省，在抗

戰中拿出一點實實在在的貢獻，這才對得起自己，對得起國家，對得起總理。如果作「開談判之門」之妙想，恐怕就是開了「亡國之門」。寄語汪先生，望爲國自愛。

今後的中國上下，只有更堅決地擁護最高領袖，繼續抗戰到底，在最後一個的日兵驅出中國的時候，就是中國獲得真正「生存」的一天。

汪精衛先生可以休矣（十月廿三日循環報）

當華南戰事爆發之初，汪精衛先生對海通社記者發表了一次「中國尙未關閉調停之門」的談話，當時就引起了輿論界的嚴重注意甚至有的還不敢相信，這是汪先生談話的真實內容。但是接着在廣州失陷，華南以至武漢戰事進入嚴重階段的時候，汪先生對英國的半官通訊社「路透社」記者又發表了第二次談話，表示「如日本提出議和條件，不妨害中國國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爲討論之基礎」，且說「就中國而言，吾人未嘗關閉調停之門戶，在北京九國公約會議時，吾人未嘗拒不接受調停，去年德政府出而斡旋時，吾人亦未嘗拒絕之，即在最近國聯討論適用盟約第十七條時，吾人曾有準備結束戰爭之表示云。

這樣，汪先生的意見得到了更具體的發揮了。這中間，汪先生雖然沒有把「不妨害中國國家生存」一語的含義明確的提示出來，但汪先生這種傾向「調停」、「和平」的主張，在客觀上無疑的混淆一般的視聽，鬆懈中國抗戰的意志，特別在現階段上，會很嚴重地影響到中國的抗戰工作的。

我們知道，經過了十五個月的中日戰事，由於中國國內的團結，蔣委員長的堅強領導，全國民衆的英勇奮鬥，已經給了日本帝國主義者一個很大的打擊，使它在經濟，政治，軍事，外交各方面都遭到了嚴重的困難，它現在是亟於要獲得喘息，以便往後能整個地來征服中國。因為事實證明了一下子要把中國吞滅下去，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目前華南戰爭的進行還是配合了這個總的要求來的。它想用軍事的威脅，政治的分化，和外交的孤立，來使中國「和平」地屈服，接受「捷克」式的國際調停。

日本這個陰謀是够險惡的。它第一，可以在政治上打破中國全國上下一致團結的局面，從新挑撥起中國的內戰，使中國永遠陷於自相殘殺和被日本帝國主義宰割的命運。第二，可以在軍事上瓦解中國抗戰的武裝力量，因為經過喘息的機會，

日本的軍隊可以從新得到補充和配備，進一步來消滅中國的軍隊。第三，可以在外交上孤立中國，斷絕中國的外援，將來甚至使對中國抗戰素抱同情的民主國家，也會感到愛莫能助。最後在經濟上更可以使中國處於一種附庸的地位，它將運用它在政治上和軍事上以及生產技術上的優越條件，來限制或消滅中國民族資本的發展，使整個的中國國民經濟澈底的殖民地化，以孕育日本資本帝國的膨脹。另一方面，在日本帝國主義本身呢？它就可能來挽救它瀕於崩潰的命運。它可以加強對佔領區域，特別是華北的，開發和搜刮來補償它經濟和財政的危機，它可以用分贓的手段來緩和國內政治的危機，同時在國際上更可以增高它侵略的氣燄，來對抗其他的國家，總之，在中日戰事現階段上談「和平」，祇會對日本帝國主義有利，對中國，這是一條趨於滅亡的道路？

但是，這種陰謀有沒有實現的可能呢？不可能的！因為第一，中國的抗戰國策是始終不會動搖的，蔣委員長在告海外僑胞書中說「我國之抗戰愈堅強，愈延長，則敵軍之戰略愈被動，而愈自陷於不利，勝負之樞，實繫於是，故我國今日所注重者，即爲厚蓄持久作戰之力量，進行堅強艱苦之戰鬥，以打擊敵人之驕妄狂亂而促

其崩潰。這個持久抗戰的國策是全國民衆所擁護和支持的，絕對不能由任何個人所可以動搖的。第二，中國有一個賢明的堅決領導抗戰的領袖蔣委員長，它將中國政治團結的中心，這個中心是敵人任何力量所不能毀的。第三，中國尚有幾百萬的抗戰軍隊，這個武裝力量是抗戰中長成起來而且要在抗戰中繼續發展和鞏固起來，敵人要是沒有方法來消滅這個武裝力量，也就不能消滅中國的抗戰。

這樣說來，日人的陰謀是無從實現的，那末在現在進行這陰謀，到底包含了怎樣的意義呢？很明顯的，日本帝國主義正在抓住中國民族營壘裏面短視的和動搖的份子，來分散中國的團結，來削弱中國抵抗的力量，以便暫時的來緩和它內部的矛盾，完成征服中國的大夢。

汪精衛先生的談話，正是中國短視的動搖份子的代表，但這種荒謬絕倫的意見，絕不能代表中國人民的抗戰見解，也不能代表中國政府的政策，所以汪精衛先生的談話，我們不必多所重視，當他是書生咄咄的書獃子的見解就夠了！

但是我們敢請汪先生清心寡慾的想一想兇頑如日本，是否有能不妨害「中國國家生存」之「和平」條件提出來？汪先生或許也會啞然失笑吧！

抗戰以來，關於汪先生和日本如何如何的謠言很多，但是我們始終不願對黨國負有重任的汪先生，作有所懷疑。而也深願汪先生此後發言之前，仔細想想此種無聊「談話」對於國家抗戰前途的影響。

汪先生，可以醒矣！汪先生，可以休矣！

放棄廣州與抗戰前途（十月廿三日華美晨報）

——斥造謠者的陰謀——

中國軍隊放棄廣州之後，香港的謠言更風起雲湧，極盡光怪陸離之能事；這些離奇的謠言，很快就飛到了上海，和上海所製造的謠言混在一起，真正可說是「蔚為奇觀」。普通對付謠言的最好辦法，是見怪不怪，則「其怪自敗」，所謂「流言止於智者」，大家不睬它，自然可以風平浪靜。但這一次的謠言，是伴着政治陰謀而來的，問題並不單純，應該放在解剖台上去解剖一番，使它露出原形。

日本軍閥的進攻廣州，顯然是爲了和它在中國所做的政治陰謀所呼應的，否則

它決不會在此時進攻。非常巧合的一件事，是：日本軍隊在大亞灣登陸的一天，汪兆銘在重慶對海通社記者發表求和的談話，大開其『調停之門』（實在就是妥協之門，投降之門，亡國之門——據蔣委員長的定義），到日軍攻入廣州的一天，汪兆銘又對路透社記者重申前言，公然表示妥協（也就是準備投降）。雖然後面拖了一條尾巴，為掩飾妥協投降的烟幕。而且在烟幕內還放了一陣毒氣，說日軍進攻華南的軍隊是東三省調去的，因蘇聯不打它，所以它放心調下；好像說，日本進攻華南，間接是蘇聯指使的；蘇聯尚且如此，自然中國祇好投降了。這一個謠言，雖是謠言中的小節，但我們也不應該放過。據確實可靠的消息：日軍在華南登陸的是第五師團，第一〇五師團，及新編的第廿五師團等等，第五師團或者曾駐防在東北過，但去年冬就調入關內作戰的，不僅到過冀晉，而且金山衛登陸的，就是它，以後還在魯南作戰過；其餘各師，都是中國抗戰以後才入伍的，那裏會從東三省調來的道理！日本用以防蘇的軍隊確有一部調到中國來，就是北海道的壯丁，現在正在進攻武漢的山地作戰。汪兆銘所根據的是否是高宗武等奉日本特務機關之命所造的情報，我們自然不得而知，其實也不必知道，無庸知道。我們當然不忍說汪兆銘的談

話是有計劃的和日軍進攻相呼應，但不能不從這種不謀而合的關係上看出日本政治陰謀的嚴重性。

廣州的放棄，是在一般知道粵省內容者的意料之中的，過去黨政軍三方的互相掣肘，其弱點和過去山東「異曲而同工」，而中央格於形勢，雖明知之而不能迅速糾正，所以在軍事上中央既派勁旅駐於韶關，也祇能駐於韶關一帶，五路軍有十一師分佈於西江上游，也祇好限於西江上游。廣州之失陷，為過去弱點之迅速完全暴露，正唯迅速暴露，完全暴露，所以容易補救。今後在英德以上，日軍決難進展，而英德以下，更可展開廣大的運動戰與游擊戰；粵省人民的英勇愛國，豐於民族觀念與革命精神，為舉世所共知，民間武裝也為數甚多，勢必羣起執干戈以衛家邦，日軍所遭遇之困難，一定一天天的巨大。

至於「和平」之謠，根本不值一駁。中國今天所處的地位，祇有兩條路：戰則存，和則亡！蔣委員長在抗戰之前就說：「戰必敗，和必亂；敗可興，亂必亡。」現在想在日本魔掌之下獲得奴隸般的倖存，必須更進一步的準備請求日軍協助以屠殺盡淨一切不願作奴隸的人民，纔能作小朝廷的苟安！試問誰敢這樣做！誰忍這樣

做！

在所傳「議和」的節目中，第一個就是「倒蔣」，以蔣委員長的可得全民擁護，誰有能力倒他？說「蔣委員長要下野」，則更荒謬絕倫，蔣委員長在黨為總裁（總裁的產生是出於全國代表大會，不是出於中執會，中執會是總裁的輔助機關，不能決定總裁進退），在政為國防最高會議主席，（位各院部之上），在軍為最高統帥，如是在抗戰中，放棄其責任而下野，實等於「臨陣脫退」。全中國以至全世界所認識的蔣委員長是忠貞英武的偉人，所以捏造這種謠言的人，一聞而可知其為日本軍閥和漢奸。

其次，講到中國抗戰的前途，據蔣委員長於徐州未失陷前對上海某金融界領袖談：「徐州一定放棄，將來武漢廣州也要放棄，必要時還要放棄長沙和重慶，但中國必繼續抗戰，而必然可以獲得最後勝利」！可見不僅廣州的放棄不能動搖中國的抗戰，就是武漢華軍不作「決定戰」而全師以退，也還是抗戰中可能的預定步驟。

「惶惑」與「悲憤」（十月廿四日華美晨報）

日本軍隊衝入廣州，我們並不惶惑，祇要中國抗戰繼續，一城一地的得失，本來不算什麼，我們早已說過。然而汪精衛之再論和議，我們實在不勝其悲憤。因為抗戰如果中途出賣，根本談不到獨立生存。短識之士，不計國家存亡，宥於私己，猶爲之嘵嘵置辯，我們實在不知他用心何在？這是使我們『惶惑』而又『悲憤』的。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中國人心如其不死，就得堅決反對和平妥協論調。爲和平妥協論張目者，其心必早已死去。這使我們對於申報二十三號的社論，是感到非常遺憾的。

本來在反對中途妥協的大原則，決無違反原則的提議的可能。汪精衛的議和言論，不發表於此時以前，而發表於今日，不發表於武漢，而發表於重慶，此中原因，本身探索，但姑無論其動機如何，而於抗戰影響，決然有害，於抗戰國策，決然相背，我們可以斷言。

猶記申報當日軍侵犯惠州時候，社評中曾以『時空』觀念，闡明中國長期抗戰的意義，而斷言日軍南犯於中國反爲有利，其言頗多足取。窺其文筆，測其語吻，與『昨今之惶惑與悲憤』之作者，必爲一人。然以此注重時空觀念的作者，於論及

汪精衛的再論和議時，竟全然忽略，足見今日之言，全爲私人辯護，而非大公無私之言。就時間而言，抗戰國策，既曰『長期』，即無人得隨意更變，中途半端，倡言和議。汪精衛氏謂，中國政府於北京九國公約會議時，未曾拒絕調停，於德政府出而斡旋時，亦未拒絕調停，於最近國聯會討論適用盟約第十七條時，亦曾有準備結束戰爭的表示，故隨時可言和平。據我們考察，事實真相並非如此。而此項意見，更非全國人民大衆意見，最多亦不過爲汪精衛等少數人之意見，但我們即使承認其皆是事實，則事實給我們的教訓，已很顯明；日本帝國主義非滅亡中國或使中國成爲日本之屬國，決不願與中國言和。以一國聯大會之國際組織，尙不能實現汪氏之願望，遑論其他。且國聯會議之時，廣州未失，長江戰局的危機未深，此時言和尙難有所成就，何論今日。今日而言和議，其不等於『城下盟者』，雖白癡亦不作如是想法。況此時此地，負責當局，應如何堅毅不拔，激勵人民，團結一致，戮力爲國殺賊。而竟忽倡和議，其於動搖軍心民心之影響，又爲何如？該報社評記者，我以爲未必不知。知而不言，言而猶爲之曲辯，是誠何所居心？

中日戰事，雖非中國方面所發動，但抗戰力量之發揮，貴在中國之積極自動。

故動員民衆爲唯一要着。廣州之失陷，最後的責任應在地方當局不能合作，專事大言，不肯動員民衆。否則大亞灣之上陸，決無如此容易。日軍長驅直入，後方亦必有牽制。本來防務空虛，而歸因於部隊調到長江戰場，已非正確之談。中國抗戰如不將民衆力量作爲最高的力量，專憑若干軍隊，爲單純的軍隊抗戰，最後勝利，決難獲得。此理甚明，無待煩言。然欲實行此理，却又甚難。而若干當局，向以『愚民』自安，故於動員民衆，即有多所顧忌。『武裝民衆頗爲危險』之談，今日雖已爲抗戰建國綱領所壓服，無人敢作此言。而若干當局不肯動員民衆，實在仍存有此種心理。故直至今日，中國抗戰還不能發揮其極大的自動力量，廣州失陷，給我們的教訓，不爲不大，但能循着『抗建』國策，堅持作戰，一切弱點，自可逐漸改進，故我們並不惶惑。汪精衛氏在『吾人不能對任何一國責其縱容在華自由行動』的前提之下，以爲國際援助減少，即非言和不可。是則將民衆自衛力量，放在一邊不用，而專求外力作戰的弱者之表示，決非中國人民大眾所能接受。

至謂和議條件，須由日本提出，中國的審度接受。虎口求鬚，決無生理，即常識家亦不作此妄言。且歷史事實，昭昭在人耳目。二十一條提出於袁世凱時代，何

梅協定（？）訂立於九一八之後。日本如肯提出允許中國獨立生存的條件，侵華戰爭早可以不必發生，中國抗戰亦不見於今日，汪精衛氏早可坐鎮南京，不必棲棲皇皇，到重慶去了。明知其不可能，而猶作是言，是豈「不識時務」而已，直爲日本政治陰謀的反應。申報社論記者，曲爲辯解，如爲保存汪氏個人勢力，則猶可說，如爲謀國，則屬誅心之談。中國今日因如蠶身浮海，必須一心一德，方能安抵彼岸。但心既不一，德復二出，若仍姑息縱容，以致覆舟而後已。校正汪氏之談話，亦正爲同舟共濟之謀，豈有其他。

至於世界大戰，是否有利中國，汪氏以日本可守中立得專力征服中國，故於中國無利爲言，而漢口掃蕩報等，早已答復此種近視論調。我們固不願大戰爆發，但即不幸而不免，則世界民主國家聯合的力量必強，而於反侵略的中國抗戰必然有利。是即掃蕩報社論的本意。即以日本專力對付中國而言，中國亦決不能爲日本所滅亡。一年四月的抗戰已使日本國內惶然無所措手，然而軍閥不得不從軍事上的速迅戰速決達到政治上的速戰速決。所謂政治上的造戰速決，即分化中央與地方動搖中國抗戰的國策，從憲妥協論者出頭說話。僞政府下「反蔣和平」運動的提出，即

爲它陰謀的一面表白。汪氏在此種陰謀一天天顯露的今天，竟發表有類似相互呼應的談話，即爲汪氏本身的政治道德與過去的歷史計，亦須予以校正，何況有關國家生死存亡。

總之，中國人民所應恪守者，決非任何個人的談話，而是確切指示明白騰喻於我們面前的「抗戰建國綱領」，捨此而外，侈談國策，皆應摒棄。中國人民切勿因汪氏之言而有所惶惑，亦切勿因有爲汪氏辯解之言，而無所適從。是則抗戰前途有望，最後的勝利可必。漢奸以倒蔣和平爲號召，而我們必須以擁蔣反和平爲進軍之鵠的。而於此進軍之際，尤望操筆政者慎重將事，勿爲曲諛之言，申報當局，更須注意及之。

鎮定·堅決與最後勝利（十月廿五日申報）

廣州的迅速失陷，汪精衛氏的談論和議，一度引起了中國人民的惶惑悲憤，本報曾經論及；可是現在中國人民就已從理智判斷鎮定下來了。這幾天，日方乘機散布的惡意的謠言沒有發生多大的作用，而事實所昭示，則中國軍民的抗戰意志還是

鋼鐵一樣的堅固。

雖然如此，我們對於廣州失守的原因，卻須毫不隱諱的指出，因為這正是抗戰中間最可寶貴的教訓。首先我們可以說，廣州失陷的迅速，多半由於廣東政治機構的缺陷。廣東的事權素來不見得怎樣一致，黨政軍間難免時有磨擦的情形。因此事變臨頭就不能集中力量去應付了。其次廣東當局對於目前國際形勢估計的錯誤，該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他們也許太過看重了日本對於英法的顧慮，以為英法既在華南擁有很大的利益，日本是不敢在華南輕啓戰端的。因而他們疏忽了保衛廣東的戒備。殊不知自從英法在慕尼黑會議對德步步退讓以後，日本已經看穿了英法害怕戰爭的弱點，知道英法即使在華南吃了虧，也決不會有武裝干涉這回事，自然就放手幹去了。

這種廣州失守的教訓，是中國人民所應深切體驗的。可是這次的失敗却還不足以成為抗戰前途悲觀的理由。第一，中國的抗戰是持久戰，消耗戰，其成敗關鍵並不繫於一城一地的得失。廣州失守以後，中國軍隊轉進山嶽區域，繼續作戰，就戰略上說，倒是相當有利的。第二，日本佔領了廣州這座空城，無異在其壓得喘不過

氣的重負上再加一個重負；戰線的延長，兵力消耗的增大，都將增加日軍的困難。第三，日軍佔領廣州的最大收穫，也許就是截斷港粵交通，阻止中國的軍火接濟吧。然而中國早已在滇緬桂越一帶佈置了國際路線，以後軍火運輸，還是不成問題的。第四，日本佔領廣州以後，對於英國在華南利益的威脅日深，日本與英國的矛盾也就日益尖銳化，中國只要堅決抗戰到底，還是可以取得英國更大的援助的。

廣州的失陷對於中國抗戰前途並沒有決定的影響，既如上述，可是所伴隨的日本的政治陰謀，中國人民却還須加以密切的注意。顯然，日軍的進攻華南是與其政治陰謀互相配合的。廣州一陷落，他們就大放謠言說這是由於「銀彈」，由於「出賣」，意在離間中央與粵軍將領的關係。同時，日本國內人士聽到「和議」的消息也沾然色喜。可見日本的企圖，是要用政治手段滅亡中國。換句話是要造成妥協的局面。中國人民自然應當以萬分的警戒，以堅定的決心來對付這一種政治陰謀才好。

蔣委員長說過：「如中途妥協，即自取滅亡。」這剴切的昭示，是每一個中國人民應該記住的。在今天，我們固然不必否認中國內部還有妥協的根苗，但大多數

不願做奴隸的人民卻是反對妥協的；國際力量固然有一部份贊助妥協，但在大體上卻是贊助中國抗戰的。有着這兩個因素的存在，中國必然能够抗戰到底，取得最後勝利。

抗戰與和平（十月廿六日華美晨報）

戰爭進行方酣，和平的風說反越來越盛；自廣州失陷，汪精衛發表了對路透社的談話之後，和平的談議更是公開，上海甚至有蔣委員長自願避位，讓汪精衛出面締和之說，儼然中國已經處於戰敗國的地位，儼然戰爭將要結束的形勢。

我們於此願揭露出這種和平空氣的來源，指出牠的空虛無着而前途將不可避免的仍循着戰爭的途徑發展下去。

第一，這種突然濃盛的和平空氣是出於汪精衛對路透社的談話。本來廣州失守得那麼倉卒，就引起一般人的揣測，以為不是英日諒解，速取廣州，截斷漢口的交通綫以逼使中國政府投降，就是中國方面有意犧牲華南，壓迫英國為本身利益出面調解。（後一說當然絕對無稽，不值一駁。）恰好同時汪精衛就對路透社發表中國

可以接受和平之議，時人以爲汪氏身爲中央政治會議主席，談話必代表中國政府整個態度，據此遂以爲中國已經有了投降的準備，以後只是講價的問題了。

第二，和平空氣是出於英國有意的散播宣傳。說英日對於攻取廣州已有諒解，固然還有懷疑的餘地，但日本控制華南之危及香港，危及英國在華南的利益，危及馬來，危及星加坡乃至危及印度都是不可否認也無可忍受的對英威脅，英國既不願以武力打破這種威脅，只有幫助日本得到其他方面的滿足以減輕牠。除此整個利益的考慮不說，英國在華南特別是香港的商人在日本這次的進攻裏實在是最感受切身的打擊，他們不管將來如何變化，只求常態早日恢復，好賺錢發財。基於上述兩種心理，廣州失陷之後，英國上層份子所表現的猴急的和平希望由倫敦，以每日郵報每日電聞爲代表，以至上海，由官方以至商人幾乎是一致的。許多和平謠言由路透社傳出來而散播開去。牠們不說自己一相情願，在鼓動和平，却大喊特喊的說廣州迅急的失守證明中國內部有了嚴重缺陷不能再打，不如速和。有了這班人的吹送（基本上還是起於慕尼黑會議之後，希、墨兩人的推動），和平空氣就不脛而走

第三，是日本的製造。日本永遠是一切和平妥協勸降運動的創造人。她既鼓起德義在慕尼黑會議後煽動英國製和，廣州失陷後又大散其銀彈的烟幕，以見中國不能再戰。最近由英國上層份子推開散播的和平空氣明明又有日本在那裏搗鬼。倫敦的日本圈甚至於傳說這條條件都已經預備好了，只等中國上市。爲日本計，她是萬不能再打了，必需下台。

有了以上三個製造廠，和平的烟味居然有了相當瀾漫，但是瀾漫究竟能不能凝成事實呢？三個製造廠，那一個是決定和平的主力？

汪精衛能決定中國的命運嗎？英國上層份子？日本騎虎難下的軍人？不，這三位顯然都不是的。然決定中國生死的只有中國決死抗戰的廣大民衆，和代表這一抗戰意志，代表民衆的蔣委員長。汪精衛發表這樣意存妥協的談片不止一次，但未嘗有一次起過作用，未嘗在民衆中間發生任何除了憤恨以外的效果。在政治影響上，汪氏早已失其領導地位和作用，他的意見最多不過是其個人的意見。這種個人意見，對於專喜拉攏和收買失效政客的日本雖有相當的暗示和寶貴，但是對於中國的堅強抗戰却是什麼也不能代表的。奉汪氏的言語，走汪氏的門路，適足以見此勸降

運動之窮極無聊，徒增加中國人民的誠心。

英國上層份子的如意算盤第一是將日本送回華北，令她去和蘇聯天天鬧糾紛，第二從日本軍隊底下收回華南華中，好讓自己的商人資本家捲土重來。究竟日本嘗到了南進的滋味，是否肯半途而廢就去北向，這問題眼前以篇幅的原故不能討論。單是日本放棄華南就成了很大問題。不但軍人要反對，商人資本家也決不贊成，這問題我們久已談過，此地不多贅述。假定日本撤兵放棄華南華中，姑不論，就中國講，不容許日本這樣放心。即就日本本身講，此百萬大軍都是驕將悍卒，撤回國去，對於日本國內的治安和秩序也要發生極其嚴重的影響。國內一切的待遇，一切的設施勢將都不能滿他們的意，而當朝軍人挾此驕兵之勢，日本的經濟政治必無一天安寧。光為國內治安計，日本也決不肯從華南華中撤兵。而日軍不撤的地方，商人決不敢去，英國商人的如意算盤是打不通的。日本原來要掃除英國在中國的勢力，以謀英國利益為中心的和平，即使犧牲了中國，日本也不見得答應。何況被犧牲的中國，也儘有把握自亡命運的自由！

日本製造廠的願望和中國更相差太遠。據字林西報載日本的和平條件是承認『

北京政府』，蔣介石出國，取消中俄不侵犯協定。這些當然不會包括全部條件，然而就牠們本身來講也無談判之可言。中國戰事之發展到目前這個階段原不是出人意，反之每個有決心明眼的中國人都是早已看到了的，蔣委員長也同樣看到。中國不但只看到了這一段，還看到了第二第三各段的軍事政治前途。眼前的局部失敗既不是突如其來，將來的補救和推進也不是完全未曾計到，中國並未潰敗，即使爲了保存軍力退出武漢，中國也還是沒有潰敗。也還能和日本週旋十年二十年乃至一百年。蔣委員長既已看到了這一途（和全國人民一樣），難道他不要作民族精神的象徵，而情願在中國未敗時自暴自棄被日本趕出去？這是絕對不會有的！中國抗戰十六個月，所有日本可奪的都已奪去，單單打不破中國的軍隊。此後歲月正是中國的莽漢和日本的泥腳在廣大普遍游擊戰的泥淖裏面扭打的時候。蔣委員長已經聲明過了，不到日兵退出中國領土，不言和平！

抗戰是必須要發展下去的。這因爲陰謀家和敵人都不是中國的命運之神。選擇抗戰選擇解放的是中國人民自己。

英倫正式否認調停

十月廿三日申報載：香港或有以英德現出場調停中日之說，詢諸刻在香港之英大使寇爾爵士者，寇爾爵士切實否認之，謂此說完全不確。渠現赴中國內地，其使命僅在維持大使館與中政府之尋常接觸而已云。（路透社二十二日電）

譯報廿九日載路透社倫敦八日電：路透社頃由最可恃之負責方面獲得消息，謂英方並未訓令駐華大使寇爾爵士，向蔣介石將軍作調停之試探，按蔣氏曾建議英大使旅行華西時，願與之一晤，倫敦各觀察家皆認爲廣州漢口之淪陷，並非中國抗戰終了之謂云。

海通社倫敦八日電：據「每日電聞報」今日載稱：英國駐華大使寇爾與蔣介石上將之會晤，係徇蔣氏數星期前之邀請。寇爾並未接到英國政府，令其進行調解之訓令。同時此間對於蔣寇兩氏會晤之消息，現正以最大注意加以企待，倫敦相信，

蔣委員長將以繼續抗戰之決心，告知英國大使云。

循環報廿七日載哈瓦斯社廿五日倫敦電：關於中日兩國爭端，外傳英國業已發動調處，中日兩國正在倫敦或他處地方進行談判，英國負責方面頃加以否認，並謂此項消息非日本方面所發生，即係中國某某方面對於抗戰感覺厭倦者所發出。至以英國而論，中日兩當事國之一，若果要求出面調處，自所樂為，特至目今為止，尙未接獲此項要求耳。至蔣介石上將今後行止若何，說者不一其辭，大多數觀察家咸謂蔣介石上將仍擬用游擊戰方式，繼續抗戰，其他若干人士，則謂蔣介石上將地位業已削弱，未必能出以認真的抗戰云。此外，官方人士對於漢口市外僑生命財產，原感不安，茲因該地業已設立中立區，中日兩國當局，咸皆加以贊同之故，大為寬慰。

哈瓦斯社廿五日華盛頓電：此間外交界人士，咸皆繼續密切注視遠東時局，據英國傳來消息，關係方面對於調處中日爭端之說，業已加以否認，同時中國政府發言人復在重慶發表正式談話，聲明中國決定繼續抗戰，此間一般人認爲此種因素，大可澄清現行局勢，并謂中國民族精神，激昂如此，日本勢須在中國境內，維

持七十萬左右之兵力，始可保持其在軍事上所取獲之優勢，當此日本正應籌措的款，以開發佔領區域之際，若果被迫在中國境內常川維持大批部隊，其所需軍費，勢必成爲預算上之重大負擔，職是之故，美國各觀察家，大多認爲日本斷難在軍事上控制中國全國領土云。

和平空氣中之國際態度

十月廿四日申報載：倫敦電：兩日前汪精衛在重慶對路透社訪員發表之談片，內有如日方條件不危害中國國家存在，則中國可接受之等語者，此間中國官員對之，認爲並非新說，因此種言論，已屢見不鮮矣。日人方面對汪氏談片，頗爲欣喜，惟彼等現不掩飾其惶慮，蓋以中國游擊戰略，將無期延長，日本現已捉襟見肘的人力與財力之担負也。彼等相信日本所準備接受之條件，其溫和程度，將使世人驚異，但在華人方面，則不信有和議之可能，謂在南京陷落時，和局或屬可能，第在今日，則自華人觀之，議和實作不到。且日本屢次所發不與蔣委員長有所往來之宣言，顯已將任何調停問題摧毀無遺矣云。聞外人官場前曾明白警告日本，謂此種宣言，已大增日本之困難，至於蔣委員長離漢乃擺脫表示之說，此間中外人士咸斥爲謠言，蓋漢口之最後陷落，在預料中者，已數月於茲，蔣氏戰略以在湘決戰爲根

據，今蔣前往長沙，定係布置一切，準備決戰於湘垣耳。華人對於廣州之喪失，當然爲之抑鬱不歡，然仍一致確信，中國必繼續抗戰，決不屈服，即許多外人觀察家，亦抱此種信念。（路透社二十三日電）

莫斯科真理報頃論中國全國團結抗戰必勝，稱：「中國抗日陣綫之存在，使中國全體民衆及軍隊，確信抗戰不論如何困難，最後勝利必屬中國。自中國國共兩黨合作，共同抗日以來，一年餘內抗日民族聯合陣綫，已造成全國之一致團結，此爲任何中立觀察者所不能否認之事實。同時聯合陣綫之存立，使三民主義之實現，及國防力之更臻強固，亦有偉大之成就。軍事上雖有部份的失敗，終不能妨碍全國之更趨統一。別方面在日本廣大工農知識份子羣衆間，則反而遍布失望厭戰及戰事無益而有害於人民的情緒，戰爭愈益持久，則日本後方崩潰必愈速，而中國之抗日陣營必愈臻強固也。（塔斯社二十一日電）

十月廿六日申報載：華盛頓電：赫爾國務卿頃向各報發表談話，就調處中日兩國戰事一說，有所說明。略謂：英國政府態度，并未變更，質言之，即在當事雙方表示贊成調處之前，不擬討論調處問題，或自動出而斡旋。（廿四日哈瓦斯電）

倫敦電：關於英國駐華大使，現正盡力調停中日爭端，俾獲停戰協定之說，英國外交部昨日已鄭重否認，力言英大使決未作此種企圖。（海通社廿五日電）

巴黎電：今日巴黎迴聲報載文稱，遠東和約之簽字，中日間之交涉，猶不若英日間交涉之繁重，此所以英國不惜任何代價，告成歐洲解決。且現正匆遽進行某種談判也。日政府爲制定議和條件起見，現正探詢英國與白種列強之立場，並正衡量諸國之反動云。（路透社二十五日電）

日方片面條件與和平空氣

十月廿二日導報載：（香港廿一日電）外訊：某某重要外交人員仍在重慶漢口間，奔走調解事，對停止華南戰事及担保華南外人資產，均曾議及。據稱日方仍以改組中央政府為基本談判條件，但華方決不接受云云。

譯報廿二日載：（海通東京廿一日電）據半官日本通訊社昨晚所接報告：日本報章現已放棄數日前所持之希望，即希望廣東當局，不與蔣介石將軍合作。但半官日本通訊社今日已發表報告，謂廣東省黨政軍領袖，將聯合發表宣言，共申抗日之決心云。

新聞夜報廿六日載：（海通社東京廿五日電）據此間探悉：俟日軍攻下漢口後，日方將以宣言形式，宣佈日本在華之和平條件。半官日本通訊社，昨日且已提出主要條件之大概內容：①放棄一切危害兩國邦交之政治經濟行爲與措施；②文化合作

及共同防共政策；③經濟及實業合作。據稱日本政府將保障和平恢復後再不掀起戰端，但中國必須放棄反日及親共政策。其次日政府重申不與蔣介石上將政府進行談判之決心，堅持軍事行動繼續進行，直至蔣氏之軍事政治力量完全摧毀爲止。復次日本建立中國中央政府之計劃，規定必與北平「臨時政府」南京「維持政府」以及「蒙古政府」通力合作。再其次雖在戰爭終結之後，日本將在華駐兵，以肅清反日及共產勢力。最後爲「恢復中國起見」，日本政府準備動員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一切力量，發展中國之國防及生產量，俾能應付任何後果，甚至第二國之干涉。

文匯報廿六日電：（路透社東京二十五日電）今日東京皆殷待日軍入漢消息，民衆希望戰局急轉直下，可因以達到和平。一大部分人民預料耶誕節和局當可成立，但官方仍以爲今不宜抱過分之樂觀，並切實聲明漢口之陷落，非可認爲戰局終止，民衆仍應加倍努力，以爲大戰之後盾，並準備繼續犧牲云。

申報廿八日載倫敦電：廣州陷落後，即蓋起和平談判之謠言，茲確悉有勢力之日人方面，已開始試驗運動，擬誘英政府出而斡旋，恢復遠東之和平。聞一二英國鉅商現殊贊助此項運動，但尙未表露正式性質，惟有人主張英國可向中日雙方探詢

願香和平，而邀兩國就該基礎會商，勿向此方面云及條件，或向彼方面云及約束，此間日人各界承認日本各將領與平民今皆切欲終止戰事，因日本已在此戰爭中耗費極大之人力財力與材料也。據此間官場方面聲稱，和平談判困難點之一，爲日當局曾作過分之宣傳，致令日本人民之期望達於至高點，日當局已自知盪浪，今已開始作「降抑」之手續，例如日當局近屢次警告人民，勿以爲漢口一陷，即可重覩和平，戰爭或者再歷五年云云，皆可證明者也。至於日政府屢次宣布不再與蔣介石將軍作何來往一節，此間人士謂此與歐洲大戰時所唱「縊殺德皇」相類，如中國真正表示願意議和，則日方所發之高調，自亦不成事實也。（路透社廿七日電）

倫敦電：今日新聞紀事報載著名政治評論家巴特萊特所著一文，內有言曰：某高權威向余保證，駐華英大使寇爾爵士，並未受有關於調停中日戰爭之新訓令，英政府之態度仍如往日，須至雙方表明歡迎調停之提供時，然後出盡議和者之任務。

（路透社廿七日電）

北平電：聞在日人慶祝佔據漢口聲中，北平「臨時政府」各主要領袖，正着手進行和平計畫，聞不久即將發表，志在勸誘中國政府與日本妥洽「臨時政府」。前

日籍顧問某大將聞現已來平，共同進行此項計劃，北平各日文報亦從事鼓吹和平之必要。（北平路透社二十七日電）

全國一致擁護抗戰

十月九日文匯報香港八日下午十一時專電：關於英德等國將調解中日戰事消息，此間雖續有所聞，但衆信其必無成就希望。據今日由漢來客談：中國政府當局乃至各黨派中堅，對抗戰意志極堅決，邇來抗戰力愈增強，經濟及軍火等均已有長期準備，確信最後必勝。前月義代辦會表示願作調人，經國府當局婉辭謝絕，最近漢官方曾接駐歐某使館發來情報，謂日本因國民經濟枯竭，基礎動搖，堅請英國出任調停，在四強會議後，德方已向英代表作共同調處之提議，但並未得英方切實答覆云。中國政府，迄尙未接某一國對和平之任何試探，但官方已非正式表示，如果有此項提議，必仍以堅決態度拒絕之，因日方雖已力竭聲嘶，但未必遂有悔禍之意，徒欲利用英德空氣緩和之時機，誘其調停，以完成其侵略野心。當局確信英國永爲中國之友，決不致受人利用，使中國抗戰發生困難。英國爲國聯柱石之一，更

不致在國聯堅決表示後，別開妥協之途徑，以自損其威望，以根本動搖其遠東利益云。聞在滬之某國大使，最近將來港轉漢，任務仍爲視察僑民商務云。

循環報廿五日載廿四日香港專電：連日此間和平空氣，甚囂塵上，致人心惶惶，爭相走告，實則中國國策早經確立，和平之議，絕無可能，傳說之來，係漢奸從中造謠，據此間負責方面接漢口來電，稱蔣委員長態度堅定，現已坐鎮武漢，策劃軍事，對和議絕未考慮，廣州雖告淪陷，負責當局精神團結愈固，對戰事前途，非常樂觀。又王寵惠來港說，負責方面，認爲絕不可靠，當茲混沌局面，漸臻澄清之際，一切謠言，均有事實證明，不攻自破云。

申報卅一日載重慶電：自漢口陷落後，路透社員四出徵集和戰前途之意見，結果此間一般輿情，皆抱抗戰到底之決心，而不存從日方獲得適當的和平條件之希望。據消息靈通方面之意見，調停之說不可輕信，和平固所需要，但中國與其接受不榮譽之和平，而成日本之附庸，不如繼續抗戰之爲愈。大多數知識份子，以爲中國不欲遽與日方談判，或接受調停，致內部分裂，但若果有趨向適當的和平之動作，亦未嘗不可審慎考慮之。蔣委員長現仍爲國人所擁戴，其仍爲中國之最高領袖，當

然無疑。中國在政治上毫無散漫分散之象，不過國民參政會之非公開會議，對於財政上若干措施，或將直言無隱耳。總之，中國人民天然欲有和平，惟不願不願一切屈就和平，寧願繼續奮鬥，以求生機也。（路透社三十日電）

和平空氣中的一般輿論

德國將發動調停中日戰爭（十月八日譯報）

根據哈瓦斯社巴黎六日電，紐約民聲講壇報駐柏林記者會報告了一個「英法德義四國在慕尼黑城舉行會議之後，或當會同美國設法調處中日爭端」的消息；同時該報又說明「大抵此議係德國所發動，而由英國政府加以贊同；」此外還指出「德政府既與日本密切接觸，自可向東京方面試探意見」讀了這一段消息，我們立刻會覺得：①這企圖的由於日帝國主義者底授意；②納粹的德國在設法保全其在遠東的助力，以便將來在歐洲肆行更大的擾亂時，東方還有呼應力量；③他們這種策動是乘着張伯倫政府犧牲弱小的妥協政策而發的。

中國對日本侵略在主觀上已決定作持久的抵抗，但就客觀的形勢看來，日本也許不至作戰到中國所預計那樣久而即招致疲敝與潰敗。單就攻取武漢而論，日本

原期於八月間即可成功的；但戰局推移到現在，依然顯不出日本有任何勝利的把握。在日本經濟力日益衰竭和士兵厭戰心理加深的目前。雖然近衛強自聲稱「對華政策不變，」和日外務省發言人高談「即在漢口陷落後，仍無調解之可能性」，但「色厲而內荏」確乎是現在日帝國主義者底必然情態，準備着調上另一杯色香味不同的毒酒——講和——在自己不好出面的情勢下，託由其盟友轉遞給中國人啜飲，這内幕是不待猜想而即可知的。

大家總還記得，在慕尼黑會議前夜歐洲形勢極端緊張的時候，墨索利尼在聲援希特勒的演說中曾說過，假如大戰爆發，英法應知他們所須對付的不祇德國一國，而是團結一致的德意兩國。在盡力為希特勒撐腰的詞令中，竟不把防共協定的盟友日本計算在內。何以故？因為中國堅決抗戰牽扯了日本底勢力，這一點，希特勒在一度準備和英法對壘之後是更加明白了的。那麼日本所調的毒酒，他準會向中國捧獻得非常努力。

就是希特勒也罷，在他既經承認了「滿洲國」，聲明過希望日本侵華勝利，而且撤退了中政府底德國軍事顧問，並停止對華軍火接濟，他底面目在中國人看來實

在比日本底好不了幾多。從張伯倫犧牲捷克而與法西斯謀妥協的經驗中，他無誤地推想到張伯倫很可能壓抑中國以保全其在遠東的盟友。拉着張伯倫一同向中國求休戰，使德意日能够不久在世界上傾瀉出更大的災禍，這自然是德意日底共同希望，但這却少不了慣於以「和平」作幌子而實際幫助法西的張伯倫。

以上是這次「調處中日爭端」發動底原起；至於媾和所能給與中國的後果，我們可以斷然地說，那祇是滅亡。

中國人決不是教訓不明白的蠢物。不要說媾和，單是抗戰稍一鬆懈或停頓，中國就會一直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由「九一八」以至「七七」、中國人何嘗不和平，而且會盡力地維持和平。但結果呢？「九一八」底不抵抗招來了東北四省底喪失。唐浩協定造成了冀東的傀儡政權。何梅協定便利了冀察政權底半分離，察綏底被進攻，乃至平津底被佔領。這都是謀和所給與的教訓。到了抗戰已及一年另三個月的現在，繼續抵抗是意味着勝利底接近，而媾和必演成更大的災禍。

我們在前面已指出，媾和底後果祇是中國滅亡。滅亡是任何中國人所不願的。但因為滅亡是一種過程（雖然是很短的）而不是一種咄咄間的表现，這或者會使一部

分中國人發生出因循底念頭，因而給漢奸以從內響應底機會。爲明示這種滅亡過程計，我們願意在這裏指出中國在媾和成立時的馬上分裂：

第一，將使政府與人民的分裂可能。

第二，將使中央與地方分裂的可能。

第三，將使中國領土根本分割。

中國而有如此的分裂，不亡何待？

爲維持中華民族生存，保障世界和平計，我們願贊助中國抗戰到底，我們願號召全世界擁護正義人們一致起來粉碎法西斯侵略者底媾和陰謀，我們願提醒中國底抗戰人民要在警覺地隨時與作媾和內應的漢奸以無情的打擊！

中日戰爭無調解可能（十月十一日譯報）

據敦日前柏林方面傳出消息，慕尼黑會議以後，英法德義或當會同美國，調停中日戰事。這早爲一般所預料，因爲第一，每逢中日戰事緊張時期，必定有一種和平的烟幕，從若干方面傳播出來；第二，從張伯倫的現實主義獲得歐洲暫時的和平

以後，有些人推測各國對於遠東問題，也許會存着以同樣手段來解決的心理。我們對於這些消息，骨梗在喉，不得不鄭重說幾句話。

我們深信，和平固為世界所期望，而中國之期望，或較各國更為關切。因中國之作戰，為遭受侵略，不得已而抗戰，以爭取民族國家之生存。但中國所期望之和平，必為正義之和平而非屈服之和平。中國最高領袖蔣委員長有堅決之表示，即在日軍一日未退出中國領土以前，則抗戰一日不止。這句話，不獨是蔣委員長一人的意志，實在是代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民全體的意志，故中國的立場，異常堅定。在南京徐州失陷前後，屢有和平的風傳，結果僅足以暴露日本焦躁不安，進退維谷的窘態，而中國抗戰意志，絕不因處境的艱難而稍見挫弱。過去是這樣，此後亦決不有所變更。各國企圖調停，若不從這一點加以充分的考慮，在中國方面，必不能接受，實可斷言。

其次，中國抗戰，已逾一年，力量不獨未見削減，反愈見堅強。民氣不獨未見衰頹，反愈見高漲。況且中國決非力不足以抵抗的阿比西尼亞可比，又與憑藉外力從事內戰的西班牙不同，更不是像專賴外力援助的捷克一樣。何況中國土地廣大，

入口衆多，物力豐富，以及對於世界各國政治經濟文化方面關係的密切，更非捷克等國所能彷彿，這一切，不容漠視。故遠東問題之解決，決非可以與歐局一概而論。

又各大國的和平政策，祇顧目前，試問和平的維持，今後是否還須保持國際間一切的盟約？如果這個見解是對的話，那就中國今日的抗戰，固爲爭取國家民族的生存。同時也就是要嚴行維護國際盟約的責任。除非各國改變她們的遠東門戶開放的政策，那就對於中國的希望，決不能離開國際聯盟約與九國公約的規定，而中國所認爲可以接受者，最低限度應以這些條約的規定的原則爲根據。

至於日本方面，在近數月來，犧牲重大，傷亡慘重，爲從前所未見。補充已見困難，精神更爲頹萎；加以國內經濟的危機，人心的不安，均日見增加，侵華所換得者爲貧窮，爲苦痛；日本軍閥，也不免着急。我們對日外務省日前所發表的談話，不覺吐露「德國在徵求日本意見以前，不致商諸他國」的說話，色厲內荏，明眼人自能辨別。各國如有調停的企圖，在日本當然認爲是一種機會。但是在談話當中，併吞的慾望還存在着，他們企圖樹立傀儡組織，以統治中國，並沒有改變。我

們深知日本軍閥正想利用兩重外交，而謀達到他們的最後目的。

這樣看來，日本方面所認為可以接受者，不獨中國不能同意，而且是各國不應該提出的。英法等國同是國聯的中堅，今國聯既已通過制裁日本援助中國的決議，那就她們應該依照這些決議案，切實援助中國，才是解決中日戰爭的合理方法。現在想遷就日本，來調解中日戰爭，我們預料是不會有結果的，首先中國就不會接受。

論第三國調停問題（十月十五日申報）

邇來據外電傳稱，歐洲某某強國復有調停中日戰爭之意，消息所布，此間一部分人士為之紛起猜測。請就此點，略申吾人感想。

中國自全面抗戰揭發以後，各國欲為中日戰事出而調停者約有二次：一在淞滬戰爭正酣，國聯大會召開之際。此次調解不成，半由於日本之驕橫凌厲，不守國際條約之約束，半由於中國人民之一致反對調停。吾人猶憶彼時上海街頭最多之口號標語，即為「主和者即漢奸」一語，固無論其措詞是否過激，然中國人民積極支持

中國政府國策之精神與夫對於日本侵略行動之憤慨，蓋可於此一語中表出。本報專論，亦曾爲此作詳盡之闡明，以見民意民力之不可侮；一在南京失陷前後，此時中國政府一部分官吏，已移節武漢，獨蔣委員長尙坐鎮南京，武漢方面時有調停空氣，德大使陶德曼奉其元首希特勒密令，走訪中樞要人，且晉見蔣委員長；蔣委員長除婉言拒絕外，且告以「如能保障中國領土之完整，一切日軍退出中國領土以後，才可以言和。」陶德曼不得要領，廢然而返。於此可見日本決不能承認以此爲中國求和之條件。胡蔣委員長本無求和之意，且知此時此地，無和平之可能，其所以作此語者，實表示中國非好戰之國家，中國之抗戰，實爲奠定世界和平之前提。其後，蔣委員長飛蒞漢口，即發表告全國民衆書，重申抗戰決心，其最警闢之一語，即爲「媾和即滅亡。」是不特昭示中國國民，知所奮發蹈厲，且亦指示中國歷史的使命，非抗戰到底，不足以言復興。故中國政府自以武漢爲政治軍事中心以來，即不復有人倡言和議，而於此堅定的信念之下，竭力爲政治軍事之刷新與改革。以言軍事，台兒莊之大捷，保衛大武漢戰略上之成功，以及最近德安馬迴嶺殲滅日軍二萬之功績，均使世界人士驚奇不置。以言政治，抗戰建國大綱之頒佈；國民參政會之

設置；各黨各派之進一步合作以及外交路線之漸趨確定；亦使吾人聞訊雀躍。凡此一切進步，蓋無不出於蔣委員長「懣和即滅亡」一語之激勵也。

迺者，國際形勢，稍呈逆轉，法西斯侵略者在中歐越趨稱雄，英相張伯倫鑿於戰爭之恐怖，寧犧牲捷克，以求屈辱的和平，其結果自適足以增重歐洲之困難。日本現正內感國力之空虛，外苦援助之無人，乘此歐洲多事之秋，施其狡智，聳動德義，威脅英法，起而干涉中國抗戰，蓋亦事所必至。如邇來德義代辦迭向中國政府試探調停意見，而日軍則進攻大鵬灣，侵及英法勢力範圍，即其例證。此外日本又於中國內部賂使其御用漢奸，在平津一帶，舉行反蔣和平之集會，以資號召與宣傳。凡此種種陰謀皆中國人民所當謹防者也。

抑又有進者，中國抗戰之性質，一為求民族之獨立生存；二為求民主政治之實現；三為求世界和平之確保。三者雖目標殊異，而關聯却不可分割。無獨立生存，固不足以言民主政治。然無民主政治，亦不足以動員民衆，求達獨立生存之目的。而國際侵略勢力，狼狽為奸，奴辱弱小，儼然結成一環；此種形勢益使中國在爭取獨立生存之鬥爭中，有聯合世界和平勢力之必要。今日歐局之變化雖呈侵略勢力抬

頭之象，實則更足以激使歐洲和平民衆起而爲正義人道積極奮鬥。中國民衆正宜努力爭取各國和平民衆之同情與援助，以導中國抗戰於成功。要之，中國之爲興爲亡，爲勝爲敗，祇有決定「持久」兩字，亦即蔣委員長所昭示：「抗戰到底」之一語而已，設因國際之調解空氣，遽爾動搖其信心，則適足以招致失敗矣。

主和者卽漢奸（十月十五日新華日報）

漢口電：今日新華日報評論華南戰事稱，日軍侵華南之目的有二：①係欲迫英法二國放棄親華反日之政策，並欲使彼等實施捷克斯事變時之政策……援助侵略者。②離間華人。時至今日，如猶有人欲謀妥洽或投降者，實勢將爲國人所共棄。南京淪陷時，曾有人高唱談判和平，但今日則無人敢再作此種建議，因如有人作此種建議，實係破壞吾人抵禦外侮之決心，無疑爲一漢奸，爲虎作倀。（美聯社十六日電）

撲滅日本政治陰謀（十月廿二日導報）

日軍一開始進攻廣東，我們就指出重心在政治而不在軍事，這當然不是說不會

武大規模的戰爭，而是說在今天的作用上是偏重於呼應其政治陰謀。（至於事實的必然的發展，華南將成爲主要戰場之一，我們已經指出過，但不是日本軍閥現在進攻華南的主觀上的要求。）

日本軍閥的進攻華南，是它的既定計劃，但預定在攻下武漢之後，如其中國依然不屈服，則它就發動華南戰事以攻佔廣州。但它現在距離攻陷武漢的時期還相當遠，就馬上發動侵粵戰爭，這當然不是手忙腳亂，隨便亂來的行動，而是有計劃的策動，以和它的政治陰謀相呼應，祇要看看正在日軍進攻華南的時候，就發生「打開調解之門」的空氣，可見此中不無線索可尋。

更明顯的一件事，是昨日新聞夜報上的香港電，其原文如左：

「外訊：某某重要外交人員，仍在重慶漢口間奔走調解事，對停止華南戰事及担保華南外人資產，均曾議及。據稱日方仍以改組中央政府爲基本談判條件，但華方決不接受」。

香港是造謠的中心，同時也是準漢奸活動的中心（因爲混在抗戰陣容裏作漢奸活動的，在別處無法活動），香港來的電報，當然不能完全相信，但最少可以看出

有一些人在那裏進行這種勾當，佈置這種勾當。

中國的全面抗戰，在「八一三」戰事一發動之後，就把「調停之門」關閉起來了。蔣委員長蘆溝橋事變後在廬山的談話，就明白說出：戰事一起，就必抗戰到底；中途妥協就是投降，就是滅亡。這種斬釘截鐵的話，決不是任何人所能「曲解」的。所以，在今天而又想打開「調停之門」，事實上是打開「投降之門」，也就是打開「亡國滅種之門」。蔣委員長今年六月廿一日對德國記者談：『中國決計繼續抗戰，……非俟中國之完整獲得保持，不肯罷手。』六月卅日對倫敦每日快報記者論：『在中國主權未完全恢復之前，中國決不歡迎英國或其他任何外國中止戰事之努力。』七。七告世界友邦書中稱：『非至日本撤退侵略軍隊，中國領土主權恢復，決不變更我抗戰確定之方針。』

事實上很明顯，在今天而講「和平」，日本的條件決不會比蘆溝橋戰爭之初爲低，那時中國不能接受日本的條件，現在當然更無接受之理！抗戰一開始，中國即準備長期抵抗，因爲戰爭初期華軍的失利，是大家認爲當然的，毛澤東氏在論持久戰裏，曾推測戰局的推移爲：抗戰第一階段中，日軍要北佔蘭州，中佔武漢，南

佔廣州。蔣委員長也說：「即使漢口失陷，必不較去年南京之失陷更可挫敗中國之抗戰。」（八月廿一日對倫敦每日捷報記者談）所以祇有對抗戰動搖的人，纔會對廣州危急，武漢危急（事實上武漢並不危急）作杞憂；也祇有隱藏在內部作取消抗戰工作的人，纔會歡迎第三國代日本奔走的「調停」。

我們懇切指出：歷史的任務，今日所提供於中國朝野的面前的是：迅速撲滅日本的政治陰謀！如其日本的政治陰謀落了空，則軍事上就是丟了廣州，或更多的地方，亦無害於抗戰，無害於中國獲得最後勝利的前途！我們更確切相信：中國賢明的領袖，和勇敢的全國軍民，必能撲滅日本的政治陰謀，使它完全落空。

中華民國的國策（十月廿二日華美晨報）

什麼是中華民國的國策？現在來提出這個問題，似乎是一個笑話，而且是多餘的笑話。到今天，無論是中國人，是外國人，還有誰不知道中國的國策是「抗戰到底，以恢復領土和主權的完整！」曉得儘管大家曉得，事實上儘管一些人躲在國策後面，以「國策」爲幌子而進行其狗苟蠅營的勾當。這些人究竟是冥頑不靈，還是

別有用心，我們自然無從知道。也不必知道，但我們站在同情中國的立場上，認為現在還有在中國讀者的面前，闡明中國國策的必要。

說到中國的國策，唯一可依據的就是抗戰建國綱領。這一個綱領，是中華民國訓政時期代行國民大會職權的中國國民黨的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代表大會所通過的，又經過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的全體一致的擁護，而成爲全民族的共同綱領。一切言論和行動，符合抗戰建國綱領的就是執行國策；違背抗戰建國綱領的就違反國策！這是最淺近明白的認識。

舉外交政策爲例子吧：抗戰建國綱領第三項『本獨立自主之精神，聯合世界上同情於我之國家及民族，爲世界之和平與正義，共同奮鬥』；第五項『聯合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之勢力，制止日本侵略，樹立並保障東亞之永久和平』；第六項『對於世界各國現存之友誼，當益求增進，以擴大對我之同情』。中國所應『聯合』的是『同情於我』和『反對日本』的國家等等，對公然『同情日本』『反對中國』的國家，當然不能藉口『增進』現存之友誼『而存什麼幻想』。

不錯，抗戰建國綱領的規定是原則，實行的時候不能不因時制宜。那末，根據

什麼呢？無疑應該根據蔣委員長的指示。蔣委員長在國民黨是總裁，在政府是國防最高會議的主席，他的領袖地位，祇有漢奸纔會否認，蔣委員長怎樣講的呢？是：『中國決計繼續抗戰，無論其爲疆場上會戰，抑爲游擊戰均可，非俟中國之完整獲得保持，不肯罷手，縱須奮鬥多年，在所不計。』（六月廿一日對德國記者談）『在中國主權未完全恢復之前，中國決不歡迎英國或其他任何外國中止戰事之努力』（七月一日路透社倫敦電所述對每日快報記者之談話）『中國在過去一年抗戰中，已查明何國真正援助中國，何國扶助敵方。……中國繼續抗戰之明白而堅強的立場，及全國聯合一致之陣線，決不能爲任何謠言所稍損。』（八月廿七日對路透社記者所談）在中國文字中，雖然有許多字是有歧義的，但上面所引述的許多詞句，似乎一切心地坦白的人都不能稍加曲解。

謠言的背後（十月廿四日導報）

香港是謠言的製造地，平時的謠言就很多，從廣東的戰爭一發生，粵港交通中斷，於是香港的謠言就特別多，許多光怪陸離，駭人聽聞的消息，都源源不絕地從

香港傳出來。對這些謠言，我們固然可以置之不理，但我們一查攷各通訊社的措詞，就覺得這種謠言，不能和普通謠言相比，不能不注意其背後活動的魔掌。

一切離奇的謠言，有的出於同盟社，有的出於路透社，有的出於美聯社。同盟社的固不必說它，自然沒有人會相信，可是牠確有時標出「未證實」字樣，而路透社美聯社的香港電，愈離奇愈惡劣的愈冠以「負責方面探悉」，「負責方面表示」，「負責方面證實」，或「可靠消息」，「確實消息」字樣，這點的確非常可疑。如其我們認為路透社美聯社在那裏惡意造謠，當然絕對錯誤；就是說路透社美聯社完全被人利用，來淆亂中國以至全世界的聽聞視線，也是不正確的。如美聯社，好驚新奇，過分誇張是有的，說它無中生有地故意造謠，則過分苛刻而且不合事實；至於路透社的電訊，雖不能說它完全沒有政治作用，（對於國際大事，路透社記者往往能在電文中的修詞使讀者於不知不覺間接受其政治見解。）但決不會無原則的造出種種不利於中國的謠言，而且冠以「負責」「可靠」字樣，爲什麼這一次會這樣荒誕不經呢？當然是從有「來歷」的地方得來的。而且我們可以斷定：這個「來歷」，決不是出於日本方面，也決不是公開的漢奸機關。因爲如其來自日方或公開的漢奸，

則路透社美聯社等決不會冠以「負責」「可靠」字樣，而自毀其信譽。

那末，究竟從那裏來的呢？據我們的觀察，是中國方面供給的，而且是和中國黨政有關機關的人員所供給的。是那一個，我們現在固然無從知道。但香港方面的國際宣傳機關之多，是大家所知道的事，這些機關的人員，有的接近甲，有的接近乙，也是大家所知道的事；負責做事，為民族盡力的人，固然不少，但每月招待一二次外國記者，以資報銷，此外則出版些有害於抗戰的刊物，或散佈不負責任的言論的人，也並不缺乏。現在伴着日本進攻而來的大規模的政治陰謀，香港是成爲一個中心的交通站，隱藏在內部的若干動搖分子，正可一顯身手爲其主子效力，於是利用其地位，向外國記者發表「負責」「可靠」的謠言，正是題中應有之義。

過去，我們會要求中外的讀者，不要過分注視日軍進攻華南的戰事，要密切注視日軍進攻華南的政治陰謀，現在已經很明顯的暴露出真相來了。現在，大家對造謠的人深惡痛絕，我們希望大家注意謠言的背後，正隱藏着重大的政治陰謀，謠言不過是政治陰謀的一環。

我們更重複說一句：今日所提供於中國朝野的面前的歷史任務，是迅速撲滅日

本的政治陰謀，如其日本政治陰謀落了空，則軍事上丟了廣州，甚至就是丟了武漢，亦無害於抗戰，無害於中國必獲最後勝利的前途！

肅清謠言（十月廿五日華美晨報）

廣州失守以後，因為粵港交通隔絕的關係，真相莫明。而香港本為製造謠言的策源地，日本及漢奸方面，利用這個時期，掀風鼓浪，造出各種離奇荒謬的謠言，以動搖各方聽聞，對於中國，竭盡挑撥離間之能事，企圖破壞中國的團結和抗戰的信心。本不足怪。

所引以為憾者：有許多通訊社，於真相未明以前，撫拾浮言，任意傳播離奇消息，祇圖刺激一般的感情，視為得計，即前後矛盾，亦所不顧。我們雖然不敢說傳播銀彈新聞的人，本身已中了銀彈，但是，這種辦法，影響於新聞事業本身的地位及價值，却是極大，不能不注意的。更有進者，一個偉大的民族國家如中國者，正在艱苦奮鬥爭取生存的過程中，遭逢若干挫折與危險，乃為必有的不可避免的事實。我們看到中國在這歷程中，不辭犧牲，不避痛苦，努力奮鬥，堅決不懈的事蹟，

並且有一個偉大的領袖，代表了全民全國的意志，精勤刻勵，竭智盡忠，以求完成其使命。我們相信，凡是有理智的人類，對於這種情形，應該表示同情與欽敬。決不能因為他們受到了一次意外的挫折，而表示出幸災樂禍的輕率舉動。須知，努力而遭逢挫折，並不可恥，遭逢挫折而不再努力，纔是可恥。中國今日的奮鬥，乃是中國人盡其本身之責任，既不懦弱，更不屈服，中國並未喪失原來的地位。試問，世界上有那一個國家，其建國，其復興，不是經過長時期的困苦，多少次的挫折失敗，而可由一舉手一投足之勞，獲得成功的？所以，站在人類的理智和同情的觀點上，更希望加以注意。

同時，對在孤島的中國人士方面，也貢獻幾句話。

中國人民對於廣州的失陷和因此而引起的謠言，表示悲痛，這是出於愛國的熱忱，當然不能避免，惟應知這是中國局部的挫折，不是全局的失敗。悲痛則可，悲觀則不可。如果一逢挫折，便覺黑漆一團，壅塞心頭，而不可自拔，便無異於自殺，此其一。謠言之來，必有根源，我們更要認清這根源而撲滅其陰謀。若干不明事理的人，一味重視謠言，視為神祕之謎，從中疑神疑鬼，因而發生種種誤解，並

且交口接耳，輾轉傳說，形成杯弓市虎，這不僅表示本人缺乏信念，缺乏認識，失掉了他們做國民的資格，同時，不啻代替日本人做宣傳，這是最危險的事情，此其二。

混亂的空氣，不久必可澄清，事實的真相，不久亦必可明瞭。我們知道大多數的中國人士，都能深諳大義，處以鎮靜。這經過的狀態，每人正不妨藉以反躬自省，作為本身心理的檢點和測驗，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希望經過這次測驗以後，大家益加振作精神，向前猛進。日本現在口口聲聲，反對蔣委員長，反對國民政府，她明知蔣委員長是中華民國生命意志的象徵，明知國民政府是中華民國全部主權之所寄，日本軍閥這種滅亡中國的離間手段和惡毒宣傳，恐將隨時間而有積極的策動。在這裏，中國人民，更須大家明瞭，堅定信念，隨時隨地，予以撲滅。須知中國今日，只有兩條路，非戰即亡。離開了蔣委員長，離開了國民政府，即是亡國。只要中國人心一日不死，中華民國就一日不亡。我們以十二萬分的熱忱，希望中國人民，一致加緊團結，奮鬥，前進！

粉碎日本的陰謀（十月廿五日循環報）

日本的侵略陰謀是如此的：軍事攻不下，用政治陰謀來分化；分化不了，那末再施軍事力量僥倖以圖一逞，或者軍事政治雙管齊下。所以在每一次對華侵略之前，總有一套分化離間的把戲；而在目前的侵略戰爭中，在每一次主要進攻之前，也總有那麼一套「和平」的空氣，以冀分散中國的抗戰力量。

當目前武漢大會戰的前夕，日人進犯大武漢的邊緣，正遭受了嚴重打擊的時候；日本的政治陰謀又在作祟了；土肥原的僕僕風塵，收買無恥敗類，放「和平」的空氣，以冀與淪陷區內瀛三流氓組織的「反蔣大會」相呼應。和南北兩傀儡政府在土肥原策動之下，居然開會商討合併，夢想在攻下武漢以後，組成新「政府」，實現「和平」的美夢。這種陰謀目的也正是在分化中國的抗戰力量。

更可恨者是一批無恥漢奸，賣空賣空的提出所謂「和平」條件，這一批人過去或者與政府的若干要人淵源，現在日暮途窮爲日人所利用，受日人的示意提出所謂和平條件，向動搖的人物示意，或者竟冒充某人的代表，四出活動取得了日方「條

件」以後，居然又變爲日方的代表，到處招搖。

「和平」空氣的散播，如果相信了牠；是中了牠的鬼計，上了牠的分化的當。日人這種無恥的舉動，莫名其妙的謠言，其實反表示了它圖窮七見的窘態，表示它的國內經濟情況已無法持久作戰，表示它的軍事力量，已無法進擾大武漢，表示它的傷亡慘重，無法補充，於是乎而亟求停戰。

就華方而論，保衛大武漢已到了嚴重的階段，但是軍事上的危機却没有政治上的危機來得嚴重，所謂政治上的主要危機，是有一批和平份子，難免要被日本收買，中了日本的詭計，而進行「和平」的陰謀。在目前這些陰謀已燃起了閃爍的火星，現在雖然只是一些火星，但是如果不能迅速撲滅，有燎原的危險，至少我們是不能不如此警惕！

過去中國已一再申明「日人侵略一日不止，中國抗戰一日不停」的立場，今後更應堅持此種決心。總之，日本要和平，必須先停止侵略，恢復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包括東北四省華北，華中等中國遭日本侵佔的領土）中國堅持立場，日本的一切陰謀就不攻自破！復次，昨天本報批評「撲滅反蔣陰謀」中已經說過：「由於

蔣介石先生毅然決然的採取了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基本國策，由於他堅決不游移的戰鬥精神，而成爲今日抗日戰線中的最高領袖；是政府中的最高領袖，也是軍事機關中的最高領袖，而且也是東方反法西斯軍閥侵略的領袖，客觀上是必然地會遭到日本法西斯及國內漢奸『和平』份子的反對」。所以日本現在已進行的「和平」，「反蔣」的陰謀，實際上正是蔣先生偉大人格，堅毅的立場所引起的日人畏懼的一種反映，所以中國抵抗侵略的抗戰，在賢明領袖領導之下，終必能粉碎日人的迷夢，而取得光榮的最後勝利。

和平論與繼續抗戰（十月廿六日申報）

「事關國策者，非最高領袖之言辭，不必注意」；此於日本軍隊衝入廣州，汪精衛氏再論和議之後，中國人士不免於惶惑悲憤之際，本報對於讀者所貢獻之意見也。時閱三日，昨據漢口電訊，知武漢三鎮，已至實行焦土抗戰之最後階段，蔣委員長已從容離漢，留漢隊伍蔣再經血戰後始行撤退，而今後抗戰之軍事重心推移至於湖南。在此重要動態之中，最高領袖對於國策未嘗加以一言之申述；此爲國策絕

不變更，絕不動搖，而繼續強毅推進之默示。各方應體認此默示，慎毋爲一切內奸外宄加以惡意曲解之邪說詭辭所乘！

國家在非常危難時期，國民意志不容絲毫遊移，不容絲毫分歧，故對於國策，對於最高領袖，務必絕對信任；易辭言之，務必採取宗教的信仰態度，不作利害之較量，不作理智之追求，以整個心靈，嚮往於國策與領袖。庶所謂宗教的信仰態度，初非盲心盲目之行爲，乃由較量追求之考慮判斷，凝合而爲光明皎潔之結晶。中國全體人民近年因外患之刺激而省覺於迷惘之中，知國是飄搖徬徨，國民紊亂渙散，將墜於萬劫不復之深淵；於是確定抗戰圖存之國策，擁戴領導國族之領袖；此國策與領袖之所由來，決非偶然也。惟非偶然，故任何犧牲，任何苦痛，任何艱阻，任何脅誘，應不足以動搖對於國策與領袖之信念；亦即信念所在，應無復作利害較量與理智追求之餘地。然時至今日，犧牲日益大，苦痛日益深，艱阻日益多，種種脅誘復紛至而雜陳；幾乎不使意志薄弱，認識不足者，悍然動心！諱疾忌醫，蓋有非揭破不可者矣。

彼何所爲而悍然？曰媾和調停之說，甚囂塵上也。苦戰年餘，日軍深入；於是

和平論乘此抗戰第四階段尙未開始之際，應運而生。夫和平云云，其本質上本非禍毒，且原則上乃爲戰爭之必然歸宿，是則不容一筆抹煞；然不先確定和平之事實的前提，不先確定和平之公道的基礎，而由戰局之旁觀者懷他人之慨，由戰爭之中途所戰勝自居者信口開河，此則和平掩護下之重大脅誘也。云何和平之事實的前提？曰撤兵歸國以證謀和之誠；云何公道基礎？曰對等談判以求事理之平。不若是而如倫敦日人所謂各省政府應承認北平「臨時政府」之權威，蔣委員長應出國（見十月二十四日哈瓦斯電）；東京日人所謂必摧毀蔣委員長之軍政力量，由日本建立中國中央政府，日本在華駐兵，日本以一切力量，發展中國之國防與生產（見十月二十五日海通電）此脅也。又如東京日人謂日本政府將保障和平恢復後，再不掀起戰端（十月二十五日海通電）；如倫敦英人以爲日本所準備接受之條件，其溫和程度，將使世人驚異（見十月二十三日路透電）；英倫某報謂中國對於甚苛之條件，或可於難中作榮譽之接受（見十月二十四日路透電）；此誘也。凡此誘脅，顯然自中國兩甘心亡國以獲得苟安，則和平至矣。

以中國軍事在粵漢路兩端遭遇不幸，乃有和平論應運而生；分析和平論之內

容，暴露日本在此精疲力盡之前夕，猶不拋棄其兼併中國之野心；由此暴露，反證中國以抗戰圖存爲國策，以蔣委員長爲領袖，乃爲利害較量，理智追求後之準確判斷；此足強調中國人民對於國策與領袖之信念，而形成爲宗教的信仰態度，蓋有必然者矣。

國策不變信念不變（十月二十五日中央日報）

重慶二十五日電：中央日報二十五日發表社論，題爲「國策不變信念不變」，大意略謂：『中國對日本的抗戰是必然的，抗戰一經展開，便不能中途停止，也是必然的。現這個必然的長期抗戰裏面，廣州的陷落，甚至于武漢的緊張，都容易預料，並已在當局預料之中。今日敵我的軍事形勢，有兩點應向國人指出的：第一，十個月來敵人經過我軍以徐州及武漢爲中心的兩度持久戰，他的消耗超過他在戰爭分期的準備和預料不止兩倍，反之就我國的兵力而論，兵員的擴充火力的加大，組織的統一，訓練的齊整，經驗的豐富，技術的增進，超過抗戰初期也不止兩倍。第二，抗戰的地域，已從黃河長江下游的平原，移于山巖湖沼之間，敵人軍需的接

濟與運輸都感困難，反之我軍的工事易于活用。總之，我國的軍事力量不獨不因一市一區的得失而有動搖，抑且隨着戰爭延長而益鞏固。我們希望國人對於今日的形勢，有確實的認識與堅定的信念。乃今日的浮言縹于相反的極端，其一，是國策將有變更之說；其二，是戰事將有調解之說。關於我國的國策，早確定于抗戰開始之初，並表現于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抗戰建國綱領，我們的政府，對於既定國策，正繼續作堅決的行動，無論時局如何嚴重，斷沒有徬徨動盪的事態。至于和解之說，在我國方面領土主權一日不能完整，則抗戰軍事一日不了，在這種客觀情勢之下，即令第三國願意調停，也難下手。總之，中國今日的時局已到最嚴重的關頭，政府及國民唯有依據既定的綱領與方針，以最堅定最沉痛的意志和心情向領土主權完整的最後目標而邁進，決不爲一切流言所動。』

中國前途只有抗戰（十月廿九日中央日報）

中國抗戰時期的外交政策確定於抗戰建國綱領具體的運用。雖應當隨國際環境改進，根本的原則是沒有變更的。第一，中國爲了保持民族獨立自主的精神，才有

抗戰。在抗戰中更應當激發民族獨立自主的精神，以支持全民族的長期抗戰，而爭取最後勝利，建設獨立自主的民族國家。因之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不可動搖與不可摧毀的。第二，現在歐美列強一方面準備戰爭以制裁侵略者，他方面又避免戰爭，而仍無實際行動，所以國際的聯合行動非不可能，但軍事行動則有困難。因之，國際的援助是應當尋求而不可倚賴的。第三，中國爲了和平而戰，日本則爲了侵略而戰。因此，在去年的九國公約會議，與最近的國聯大會均通過了援華制日的決議。在外交政策上和平是中國一貫的立場，但是和平與屈辱不同。日本若不放棄侵略，中國除了繼續抗戰，只有屈辱，沒有和平。因之中國的抗戰是爲了和平而不可屈辱的。第四，如上所述，中國的前途只有抗戰，在抗戰期間外交的運用，必須敏捷機密以適應目前的國際環境與國際變化。在錯綜複雜與鈞心鬥角的國際環境裏面，我們政府今後要走那一條路，那一個或那幾個國家能進一步援助我們，以及政府怎樣進行，政府是不能專事宣佈於國民的。因之抗戰期間的外交是要以信任政府爲前提的。總之在國家危難的客觀環境，與國人的徬徨的主觀心境之申國的國策，唯有堅定，唯有鎮靜，唯有互信與共信，才可以渡過這個生死關頭，達到領土主權

完整最後目的。

一掃而空（十月卅日文匯報）

反蔣是滅華的一環，抗戰跟護蔣分不開！

誰堅決的誰受擁戴，誰主和的就是漢奸！

這幾天來——自廣州失陷及武漢撤退，在一部份人民的心中，不可否認的，都罩上了一層暗影。每一根神經，都在「和歟戰歟」之間跳動着；尤其是當汪精衛發表了兩篇「調停之門未閉」的談話以後，更使眼光狹淺之輩，對抗戰的前途不免搖動起來。然而，超乎「和歟戰歟」的問題以上的，就是說，比這問題還要嚴重的，正是四萬萬中國人民一齊的集中在一個最大的目標上面：蔣委員長的態度！這裏面包括關切，愛護與擁戴。不錯，中國抗戰的勝利完全建立廣大人民的堅強的意志與精神之中，儘管有少數的妥協求和的之蟲，也絕不足以妨害中國抗戰的力量。但，我們也必須毫無疑遲的承認：抗戰建國的完成跟蔣委員長的領導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繫。這無論從軍事，政治，外交，經濟各方面來講，都覺得如鐵一般的正確。這一

面固在於蔣委員長堅韌的意志和磊落的心胸，一面也正是由於客觀的趨勢所決定。爲什麼日本軍閥要製造「反蔣」的陰謀？爲什麼報上所盛傳的日方的第一個條件，就是「蔣的下野」？自然，我們同時也可看到日本軍閥眼中的最得意的「對手」，是屬於那一種的人了。

武漢與廣州的陷落絕對不是「惶惑」，不是「悲憤」，而蔣委員長的去留則確是值得密切注意的。但當我讀了他的致國民參政會的全文以後，則覺得蔣委員長的態度固昭然若揭，而抗戰前途也就決無悲觀的理由了。一切的謠傳，烟幕，陰謀的泡沫，誠可謂「不攻自破」。而數日來歷在我們心中的鬱悶和焦灼，至此也就一掃而空了。

一個國家當絕續存亡之際，真正的爲民衆的領袖，既不是「一死以謝天下百姓」式的死掉拉倒，也不是就此而對外敵卑躬屈膝，妥協求全。而是認定一條「至大至剛」的坦途，作不屈不撓的奮鬥。論調不必曲折，胸襟務求廣闊。而最重要的則是負責，無論處在怎樣的環境中，對自己所肩的責任，應該不容片刻的懈怠。他不妨採納各種的主張或意見，但權衡利害，審察輕重，還是決定於他的自己。挫折是

難免的，打擊是必然的，但這是鐵的鍛鍊，是石的磨琢，通過這鍛鍊與磨琢的，則是堅硬與潔白的結晶。所謂「知難而退」之類的話，決不能當作混沌的解釋，它往往被潰職偷懶之流所拿來藉口。在今天，中國所遭遇的是空前的危難，是無比的困苦，然却不能「退」！那怕是一絲半寸的「退」！不僅如此，我們還要向主張「退」的人作無情的鬥爭！沒有「退」的殘軍，而進軍的步伐才能趨於統一。

辛亥革命時所感受的挫折與危難，跟目前不過是程度上的距離而已。而且，廿七年的「引刀成一快」的「少年」，還依然存在，比我們是總要更明白一點吧？但可惜有的沉默，有的退隱，有的「優哉游哉」，有的甚至於變化得使「後生小子」不敢想像。然而，中山先生却畢竟還是中山先生，他以戰士的姿態出現，也以戰士的面目葬進墳墓。所以肉體雖滅，精神却屹然於人間！到今天，誰是信徒，誰是叛徒，已經用不着什麼的辯飾了。

不變，不「退」，足以使一切的陰謀詭計「一掃而空」，同時也是中國人民所以這樣誠摯熱烈的擁護領袖的緣故！（春秋）

和平與犧牲（十月卅一日譯報）

中國畢竟是文物之邦，能够把握不好聽的，妥協屈服等詞，給他穿上美麗的外衣，一變而爲「和平之門」等堂皇的名詞。

事實上，妥協不是「和平」呢？看看從前中國逐步退讓以妥協求「和平」，而日本逐步進迫，得薩望蜀的事實就可以明白。

無論張伯倫首相的精神如何可佩，自譽在荆棘中採得什麼「和平」之花。但有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擺在面前：捷克是犧牲了！

「戰事沒有了，但是，捷克也沒有了！」

而且，不但捷克被犧牲了，希特勒在張伯倫的縱容之後，又開始其收回殖民地的野心，歐洲並沒有和平，此豈張伯倫首相所料及？然而可憐，張伯倫首相已盡了九牛二虎之力。

於此，我們知道，以妥協求「和平」，不是和平，相反的，而是犧牲！

怎樣才能求得真正的和平呢？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予侵略者以打擊，使侵

略者知難而退，在中國，唯有戰爭，才能和平。

中國人自古就是愛好和平的，但他所要求的和平，不是開了調停之門，請列強來「維持」的「和平」，而是用自己的力量，將侵略者驅逐出境以後的真正的和平。

我們很懷疑，一部分短視的政客難道連捷克在列強「調停」下犧牲的事實也已「健忘」了嗎。

蔣委員長曾告全國同胞：「媾和即滅亡」，的確，在現在抗戰期內，如會還有人主張「和平」，真是中華民族的罪人，要遭全國同胞唾棄的！

然而近來的「和平」謠言，却甚囂塵上，甚至有某人辭職出國，某人全權代表等傳說，使人如讀封神榜，離奇莫測。

我們可以看日本之所謂和平條件是些什麼？據報載：①放棄一切危害兩國邦交之政治經濟行為與措施；②文化合作及共同防共政策；③經濟及實業合作。從這裏，可以瞭然於所謂「和平」，原祇「和」而不「平」。（祇能叫做「媾和」）假使這些「和」而不「平」的條件能够接受，則中國十五個月抗戰期間一切人力物力上

的犧牲，都是最浪費的了！

然而我們痛心，一部分論客竟發表談片，謂在保持中國獨立與生存的原則下，可以不關閉調停之門。難道他們不知道許多「和」而不「平」的條件，可以借了獨立與生存的幌子而喪權辱國甚至亡國嗎？

和平，抗戰才是真的求和平。動搖分子口中的「和平」却是犧牲，爲着真的和平的獲得，我們祇有堅決的抗戰下去！（尤成美）

粉碎日本政治陰謀後（十一月三日華美晨報）

在廣州武漢兩重鎮相繼淪陷的時候，日本帝國主義爲了急於結束戰事，拼其全力，多方面的策動「停戰議和」，正配合着軍事的轉移，國際形勢的暫時陰霾，於是有一部份短視的人也「惶恐」起來，對抗戰的前途表示懷疑。日本帝國主義的政策陰謀，進行雖是多方面的，但在全中國軍民的一致堅持抗戰到底，和中華民族的領袖蔣委員長忠貞堅決的領導下，把日本的陰謀澈頭澈尾的粉碎了。

蔣委員長於上月二十八日致電國民參政會，說明抗戰形勢之後，三十一日發表

告全國國民書，說明『當前戰局之變化，與武漢得失之關係』，及『抗戰開始時早已決定之一貫的方針——持久抗戰，全面戰爭，爭取主動』。蔣委員長不僅告訴全國的民衆，以『繼今以往，全面抗戰，到處發展，真正戰爭，從新開始，而我軍進攻退守，不惟毫無拘束，無所顧慮，且可處置自由，更能立於主動地位』而日軍呢？則『本已深陷泥淖，無以自拔，今後又復步步荆棘，必葬身無地』，『我軍武器早已充實，斷無交通封鎖之憂』；並鄭重告訴全中國民衆，以『最後之成功，必賴於最艱辛之努力，與大無畏之奮鬥』，『自今伊始，必須更哀感，更堅忍，更踏實，更刻苦，更猛勇奮進，以致力於全面之戰爭，與抗戰根據地之充實，而造成最後勝利』。這一個指示，既否定了妥協論者所認為中國不能再戰的謬論，也答覆了速勝論者所幻想的一舉一手投足即可獲得最後勝利，沾沾以現狀爲已足的膚淺浮誇的而同樣有害於抗戰的觀念。在這兩點上，蔣委員長懇切明白地把抗戰的全貌都揭示出來了，使全中國以及全世界的人士都明白中國抗戰雖須歷盡艱辛而必可獲得最後勝利的。

蔣委員長告民衆書發表的第二天，代表各黨派各地方各階層，事實上也是代表

全國民衆的國民參政會，即議決『擁護蔣委員長所宣示全面抗戰，持久戰爭，爭取主動之政府既定方針，今後全國民衆應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堅決抗戰，決不屈服，共守勿渝，以完成建國之任務』。

日本帝國主義的政治陰謀，經蔣委員長宣言與國民參政會議擁護之後，已經澈底被粉碎了。但日本帝國主義的欲滅亡中國，也是它的一貫方針，正唯如此，所以它在軍事上沒有進攻力量的現在，依然不會放棄對華的政治陰謀的。日本新政治陰謀是什麼呢？據傳聞：日本軍閥的新陰謀，是效過去利用傀儡和利用中國內部動搖分子的舊式，因為傀儡和動搖分子對中國民衆，對世界人士都不能『叫座』，並不能發生作用。因此，它想『釜底抽薪』地毀滅領導全國抗戰的中國國民黨和蔣委員長，把軍事目標，從『反國民黨』退而爲『反蔣』，再從『反蔣』退而限於『反共』，把表面上攻擊的目標縮到僅僅『反共』，並在巧妙的形式下取消它過去幾次『不以蔣介石政府爲交涉對手』的聲明，一方面則對英國再施壓力，叫逼出來作中間人，壓迫中國對日『議和』。這一條計策是惡毒的，它可以這個毒計來挑撥離間中國的團結，破壞中國國民黨以及蔣委員長的信譽和地位，使中國的民族統一戰線從破裂而

崩潰，以終止中國抗戰而便其宰割。

但是，我們得正告日本帝國主義及其所慫恿出來的第三國人士：日本的陰謀雖毒，但結果必然毫無成就。因為全中國的人民都明白知道中國的生路祇有抗戰一途，任何政治集團和領袖，也祇有忠實於抗戰纔能獲得地位，何況蔣委員長及其領導的中國國民黨，在全中國已得到廣大至高無上的擁護與信賴，決不是任何陰謀挑撥所能動搖其萬一的。

「心勞日拙」，陰謀者可以休矣！

蔣委員長告國民書

十一月一日申報載重慶電：蔣委員長三十一日發表告全國國民書，原文如下：
一敵寇在魯南會戰以前，即已揚言進攻武漢，迨犯豫失利，侵皖受阻，乃傾其海陸空軍全力，沿江進犯，激戰五月，我將士浴血奮鬪，視死如歸，民衆同仇敵愾，踴躍効命，犧牲愈烈，精神益振，使敵軍死亡，越過前期作戰一年以來之總數。敵人計無復出，乃不得不掩飾其失策，以發動華南之侵戰。於是粵海告警，羊城遭燹，自茲抗戰地區，擴及全國，戰局形勢，顯有變遷。臨此成敗勝負轉移之關鍵，特爲我全國同胞概述抗戰經過之事實，與將來之目標，重加闡明，而申告之。

第一，吾同胞須認識當前戰局之變化，與武漢得失之關係。我國抗戰根據，本不在沿江沿海狹交通之地帶，乃在廣大深長之內地，而西部諸省，尤爲我抗戰之策源地，此爲長期抗戰根本之方略，亦即我政府始終一貫之政策也。武漢地位，在

過去十閱月抗戰工作上之重要性，厥在掩護我西部建設之準備，與承接南北交通之運輸，故保衛武漢之軍事，其主要意義，原在阻滯敵軍西進，消耗敵軍實力，準備後方交通運輸必要武器遷移我東南與中部之工業以進行西南之建設，蓋唯西北西南交通經濟建設之發展，始爲長期抗戰與建國工作堅實之基礎，亦唯西北西南交通路線開闢完竣，而後我抗戰實力及經濟建設所需之物質，始得充實而供給，不虞其缺乏。今者我中部及東南之人力物力，多已移植於西部諸省，西部之開發與交通建設，已達初步基礎。此後抗戰，乃可實施全面之戰爭，而不爭區區之點綫，同時我武漢外圍，經五閱月之苦戰惡鬥，已予敵人莫大之打擊，而樹立我民族復興之自信心，與發揚我軍攻守戰鬥再接再厲之新精神，故我守衛武漢之任務已畢，目的已達。且自敵人侵粵以後，粵漢交通，既被截斷，則武漢在一般局勢上之重要性，顯已減輕，至就軍事言之，武漢在戰事上之價值，本不在其核心之一點，而實在其外圍之全面，今我在武漢外圍鄂豫皖贛主要之地區，遠及敵人後方之冀魯遼熱察綏蘇浙各幹綫，均已就持久作戰之計劃，配置適宜之根據與兵力，一切部署，悉已完竣。如此不唯無需於武漢之核心，且在抗戰之戰略上言，亦不能斤斤於核心據點之

保守，而反不注意於發展全面之實力。敵人用意，在包圍武漢，殲滅我主力，使我長期作戰，陷於困頓，以達其速戰速決之目的；因此我軍之方略，在空閒言，不能爲狹小之核心而忘廣大之圖，以時間言，不能爲一時之得失，而忽久長之計。故決心放棄核心，而着重于全面之戰爭。茲因疏散人口，轉移兵力，皆已完畢，作戰之步驟，重新布置，業經完成，乃即自動放棄武漢三鎮核心之據點，而確保武漢四周外圍之兵力，使我軍作戰，轉入主動有利之地。今後武漢，雖已被敵人佔領，然其消耗時間五閱月，死傷人數數十萬，而其所得者，若非焦土，即爲空城。繼今以往，全面抗戰，到處發展，真正戰爭，從新開始，而我軍進戰退守，不惟毫無拘束，無所顧慮，且爲處置自由，更能立於主動地位。敵人對於佔領之地，不惟一無所得，且亦一無所有。往昔敵軍本已深陷泥淖，無以自拔，今後又復步步荆棘，其必葬身無地矣。吾同胞須知此次兵力之轉移，不僅爲我國積極進取轉守爲攻之轉機，且爲徹底抗戰轉敗爲勝之樞紐，決不可誤認爲戰事之失利與退却。蓋抗戰軍事勝負之關鍵，不在武漢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繼續抗戰持久之力量。

第二，吾同胞應深切記取我抗戰開始時，早已決定之一貫的方針，從而益堅其

自信。所謂一貫之方針者，一曰持久抗戰；二曰全面戰爭；三曰爭取主動。以上三義者，實爲我克敵制勝之必要因素，而實決定於抗戰發動之初。年餘以來，一循此旨，未嘗稍渝。自今以後，亦必本此意旨，貫徹始終。蓋暴敵自九一八發動侵略，猖狂恣肆，野心日張，我中樞爲保衛國家，已察知最後犧牲關頭，已無可避免，故早已於西部，奠定今日對敵持久抗戰之基礎。凡我同胞，應知今日之抗戰，即爲完成建國永久之基礎，又應知不經此次長期之抗戰，決不能獲得建國自由之時期。凡茲由統一而抗戰而建國之一貫政策，與必經之革命程序，早已確立於先。深信必能貫徹始終，以克底於成。吾同胞試重新檢取中正日常之所言與所行，而與十六個月來戰事經過相印證，即可瞭然於抗敵戰事之特質，與我方決策之基點。在戰事初發之時，中正在廬山講演，即謂「戰事既起，惟有拼全民族之生命，犧牲到底，再無中途停頓妥協之理。」又說明「戰端一開，地無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此即持久抗戰與全面戰爭之說明也。去年雙十節，更明告我同胞，「此次抗戰，非一年半載可了，必經非常之困苦與艱難，始可獲得最後之勝利。」此猶恐我同胞當時未明戰事必經長期與必發展至全面之意義，故具體指陳，以供

全國之省察也。及後首都淪陷，人心震撼，中正又昭告同胞：「以此次抗戰，爲國民革命過程中所必經，爲被侵略民族對侵略者爭取獨立生存之戰爭，與通常交戰國勢均力敵者之戰爭，大異其趣，我之抗戰，惟求我三民主義之實現，與國民革命之完成，故憑藉不在武器與軍備，而在強毅不屈之革命精神，與堅忍不拔民族意識。」更復說明：「戰爭成敗之關鍵，繫於主動被動成分之多寡，我之所以待敵者，即爲久戰不屈，使敵愈深入，而愈陷於被動。」此則更就此次戰事之特質，充分指明抗戰到底與爭取主動之必然結果也。夫唯我國在抗戰之始，即決心持久抗戰，故一時之進退變化，絕不能動搖我國抗戰之決心，唯其爲全面戰爭，故戰區之擴大，早爲我國人所預料，任何城市之得失，絕不能影響於抗戰之全局，且亦正唯我之抗戰，爲全面長期之抗戰，故必須力取主動，敵我之利害短長，正相懸殊，我唯能處處立於主動地位，然後可以打擊其速決之企圖，消滅其宰割之妄念。以我土地之廣，人民之衆，物產之豐，戰區面積愈大，我主動之地位愈堅，必使敵人之進退動止，依於我之戰略，而陷於被動地位。而我之攻守取舍則決不受制於敵。今後之軍事行動，已不復如在上海南京作戰時，困於地形與其他關係，而不得不受若干被

動之牽制，敵人無論如何進攻與封鎖，皆不能動搖吾人主動之制略與戰術，最後勝利，更可操券以俟。惟望吾全國軍民，共矢持久不屈之決心，執行全面攻擊之戰略，不餒不撓，努力奮鬥，則抗戰彌久，精力彌充，戰區愈廣，敵力愈分，縱不問國際變化之如何，而敵人必以久戰疲竭而遭覆敗。蓋中正前已言之，我國抗戰，絕非如普通歷史上兩國交綏爭雄圖霸之戰爭，以我之抗戰，在敵寇爲欲根本吞併我國家，與滅亡我民族，在我國則絕不能容許我國家民族之獨立生存有絲毫之危害。故我之抗戰，在主義上言，實爲民族戰爭，由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而言，亦即爲革命戰爭。革命戰爭者，非時間與空間所能限制，非財政經濟與交通上外來之阻難所得而限制，更非毒氣與炸藥等一切武器之懸殊，與傷亡犧牲之慘重，所得而限制。革命戰爭無時限，戰爭目的達到之日，始爲戰爭之終結，革命戰爭無前方後方區域之限制，整個國境，隨處皆得爲我軍之戰場。革命戰爭不計較有形兵力之優劣，亦不畏犧牲挫折與傷亡之嚴重，更不因物質供給之缺乏，而影響於作戰。即令武器經濟，全無供給，海上交通，全被封鎖，而我三民主義之民族意識與革命精神，不斷煥發，必可奮鬥到底，以迄於成功。何況我軍武器，早已充實，交通斷無封鎖之患

耶。蓋民族的國民革命之長期戰爭，未有不得到最後之勝利，此古今中外之歷史，如美，如法，如俄，如土，對侵略與壓迫者之長期抗戰，終能獲得國家獨立與民族自由之一日，即其明證也。而且於此次戰爭之過程中，益可證明敵寇侵略之暴力愈肆，吾人之抵抗力亦必愈強，戰爭中傷亡消耗愈大，而我新生力之發展，以及我創造力與建設力之恢張，亦必愈速。故我全國同胞，當此抗戰轉入重要關鍵之時，但須追憶我抗戰開始時所定之方略，與我國府移駐重慶時之宣言，則決不因當前局勢之變化，而搖動其對於抗戰信心。必須認清持久抗戰與全面戰爭之真諦，則必能以更大努力承接戰區擴大後之新局勢，而益勵其奮鬥與決心。自今伊始，必須更哀戚，更堅忍，更踏實，更刻苦，更猛勇奮進，以致力全面之戰爭與抗戰根據之充實，而造成最後之勝利。語有之。「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後之成功，必賴於最艱辛之努力與大無畏之奮鬥。又曰：「甯爲玉碎，毋爲瓦全」，必須我人抱定最大之決心，而後整個民族，乃能得徹底之解放。國家存亡，抗戰之關鍵，全繫於此，願與我全國同胞共勉之，蔣中正，十月三十一日，

蔣委員長致參政會二次大會電

十月廿九日申報載重慶電：蔣委員長於二十八日參政會二次大會開會時，電汪精衛、張伯苓兩議長及各參政員云：「重慶參政會汪參長、張副議長，轉全體參政員諸位先生同鑒，今日參政會第二屆集會開幕，中正因主持戰事，不獲躬與典禮，翹首巴山，羣賢畢集，值此鷄鳴風雨之際，尤切安危共籌之望。回憶一屆集會武漢，諸君皆一本「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之精神，集中意志團結力量，一切提案討論，莫不開誠佈公，悉以裨益抗戰，完成建國為鵠的，以求折衷，歸於至當。而會畢之後，諸君或連袂赴渝，盡力獻替；或分赴各省，翊贊當局；或躬履戰地，協助軍事；或還回本籍，發動民衆。雖致力不一其端，而所以竭盡才能，從事抗戰實際工作，以表率羣倫，則皆無二致。凡此精誠團結，與刻痛奮鬥之事實，即為我民族精神，至大至剛之表現，亦即我中華民國必能貫徹抗戰勝利，完成建國大業之

明證。參政會成立雖暫，而國家所獲之效益已極宏偉，現抗戰局勢已由長江而蔓延於粵海，在表面上，似敵勢愈形猖獗，戰綫驟擴，吾人之應付益艱。顧究其實際，則敵人南侵，乃其計短力絀，徼倖出奇，以自趨絕境之下策。日寇自六月以來，沿江進窺，即遭我軍嚴重打擊，五閱月中，增援五六次，死傷卅餘萬，始終膠着，未遂狡謀，對我持久堅強之力，已不勝惶懼危殆之情，尤深知長此一面相持，彼終必耗盡軍力，馴至無援可增，直至覆敗而後已。於是悉索敵賦，不惜冒險圖逞於粵，冀可遮斷我海口交通綫，斷我軍實接濟來路，而達其速戰速決之迷夢。然在吾人，則正因目前戰局趨向之遷移，關於應敵方略，正可謀主動有利之轉變，今對全般戰局，已有重新部署，再接再厲，必期我抗戰國策到底於成。吾人當去歲抗戰發動前，即以建設西部，根據奠定全面戰鬥實力，爲一貫之政策，即加以強統一持久奮鬥，自強自主，不撓不懈，爲應付方針。五年以來，一本此旨，策勵軍民，共同努力，期於最艱難困苦之中，滋長我民族新生力量，期於戰局擴展，敵勢猖獗之時，爲全面澈底之苦戰，以打擊敵人。預計最後勝利之信念，必待敵人侵及平漢粵漢兩路以西，而後以整個民族無上奮鬥之實力，全國呼應，與之作一殆死之決戰，乃克

有澈底之實現。默察敵人一年來之動作及趨勢，實事應乎吾人之所預計，吾人幸賴全國一心一德，經此次最近半年之努力，對於淪陷區域，不特軍事部署，業已完竣，而且政治重心，亦經次第樹立，對於平漢粵漢兩路以西之布置與準備，則更充實而嚴整。故此半年來，無數軍民保障江淮之英勇犧牲，已爲第二階段之戰鬥，植立強固之基礎。目前一切敵我軍事之情勢，實與吾人預定決勝之方略，愈臻接近。吾人於此有應深切警省者，夫人謀之臧，必賴人力以赴，況以敵人之傾國而來，攻略之廣，財貨爲其摧殘，交通爲其梗塞，繼今以往，抗戰前途，既轉入新的階段，愈入於艱難險阻，要亦毋庸諱言。凡我國人，苟不抱定決心，忍受一切痛苦，竭盡全力，不避任何犧牲，則所有預定計劃，必因毫釐之失，而隳九仞之功。所望諸君本屆集會，益閎上屆團結罷勉之精神，根據數月來在各方工作實地之觀感，一方在會期中，盡力發揮研討大計，俾作政府之南針；一方在會期後，格外猛進，領導民衆，共與敵人作殊死之奮鬥。務使在後方各省一切政治經濟，暨有關抗戰之建設事業，以及兵源補充，與民力發展，胥奏兼程急進之成效。在戰區各省，我激昂慷慨，堅忍刻苦之民族精神，因敵勢之深入與擴展，而益見其蓬勃，則吾人預定覆滅

敵人之計劃，必去實現於不久之將來，而建國基礎，亦即愈困愈艱之抗戰中，克以奠立。衝破最後之難關，獲得最大之成功，想諸君當所同心也。覆布微誠，並祝努力。

甘介侯致參政會電

(十一月二日新聞報載)重慶國民政會秘書處轉各參政員助鑒：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茲在重慶召集，侯以事羈，不及兼程出席，經已電達汪議長請假，惟念大會之召集，適值廣州漢口相繼淪陷之後，國難愈深，我參政會對於國民之責任愈重。關於根本國策，想必有所決定，而國策之檢討不外和戰兩途，侯不能追隨諸君子之後，敢掬愚忱，以供研究。

廣州失守，和議之說傳遍一時，其所可舉之理由，以意度之，不出下列四點：
○廣州漢口相繼失守，不惟南潯路湘贛線我軍之後路將被切斷，且恐粵漢路上之大軍將受夾擊，上海會戰以敵在金山衛迂迴而遭失敗，徐州會戰以南北受敵包圍而整師後退，前車可鑒，覆轍堪虞。
○廣州既失，我最重要之出海路線因之斷絕，此後軍火接濟將感困難，抗戰前途必受影響。
○明興（即慕尼黑）協定，歐局改觀，法

蘇同盟遂成廢紙，蘇聯既陷孤立，自衛不遑，安有餘力對我再作進一步之援助。④希特勒以欲保存日本實力，增強法西斯蒂集團，居間調停，迄今未懈，而日本軍閥以對華作戰，曠日持久，消耗綦重，現認和議時機已熟，頗欲從早結束戰事，若能相忍互讓，兩國糾紛即迎刃而解。

侯雖始終主張抗戰到底，惟對於和議之說，初未囿於偏見，概加摺斥。猶憶德大使陶德曼在京漢兩次斡旋和平之後，侯嘗著文謂，世上本無百年不和之戰，若日本真欲與我合作，共謀東亞和平，則此次戰爭，固不足視為障礙。普法戰後，立即無條件議和，創立以中歐為軸心支配世界一大部份勢力之局面，歷史明白昭示，以戰事求合作者，祇此一途而已。但日本授意德國所斡旋之和平，其旨趣與上述者迥異。今日所醞釀之和平，則尤相距不可以道里計，此則侯所期期以為不可者。

德大使陶德曼第一次調停之條件為：①承認偽滿內蒙獨立；②擴大何梅協定規定之華北不駐兵區域；③擴大淞滬停戰協定非武裝區，以國際警察替代中國保安隊；④中日經濟合作；⑤中日共同防共；⑥根絕反日運動。德大使第二次調停之條件則為：①中國政府應拋棄聯共政策及反日反滿政策，並與日滿共同反共；②在必

要區域內設立非武裝區，並成立特殊政權；③日滿中締結密切經濟合作之協定；④中國對日本爲必要之賠償。上述兩次和議條件，設或接受，不但中國領土實際上將喪失三份之一，且外交政治經濟均將失去獨立，勢必淪爲日本之保護國而不克自拔，何況現在所醞釀之和平以擊破蔣委員長領導權及在中國重要地點駐屯日兵爲中心條件，此實等於亡國，尙何和議之足云。

日軍閥處心積慮，欲圖擊破蔣委員長之領導權非以今日爲始，九一八前右派軍人業已下此決心，迨至今年一月始宣佈而爲政府之策略。故此大之議和條件，對於此點，無論是否出諸公開方式，總以促使實現爲其最後目的，明與會議，何嘗有貝奈斯總統辭職之條文，而捷克一旦屈服，希特勒之壓力遂如江河之奔壑，狂瀾既倒，領導抗德之貝奈斯勢必被捲而去。試按史乘，普法之戰，法雖喪師失地，而內政獨立初未稍受限制，用能保存其原有之國策，恢復其耗損之國力，不久復能出而與德抗衡。歐戰之後，德國備受限制軍備付償賠款之苦，而國內之政治獨立國策自主，未受外來之干涉，故經十餘年之生聚教養，即能重獲其歐戰前之國際地位。反觀今日之捷克，雖非戰敗而作城下之盟，但全國精神所寄之貝奈斯被迫去職後，捷

克內政即受希特勒之導演，捷克國策即被國社黨所操縱，中歐光榮燦爛之民主國，頓然暗淡無色，其處境之愁，甚於戰敗。中國若於此情境下言和，十餘省之淪亡固無論矣，設或領導抗戰之蔣委員長亦將如貝奈斯總統之暫釋重寄，則中國於失去統一重心之後，政治之不克自主，國策之受敵操縱，將較捷克更爲慘酷，以此而欲增強國力徐圖奮發，豈非幻想。

數月前英大使克拉克由滬赴漢，曾謂日本之急進派與穩健派，均以在中國全國重要地點駐屯日兵三十年爲和議之主要條件，其目的在於解除中國全國武裝，至少限度，亦須制止中國重整軍備，俾我再抵抗之能力，敵方對於此點之堅持，迄今未變。回憶滿清入關，各地駐設旗營，此乃我歷史上被異族征服之慘痛，不期敵人藉議和爲名，以冀達此陰險計劃，是直以被征服者視我，我非途窮力蹙，豈可自投陷穽。

議和之不可已如上述，即持和議論者可舉之四點如前所述者，亦不能爲我罷戰之論據。○廣州之失，乃不戰而退，非我兵力之不能戰。漢口之失，乃我避免決戰，保存主力，非潰敗而退。凡戰爭之勝負，決於主力之是否消滅，而非決於土地

損失之多寡。上海失陷，而徐州之戰鬥力過於上海；徐州失守，而大江南北之戰鬥力過於徐州。我國土地遼闊，縱令因廣州漢口之失守，而放棄粵漢線、平漢線，但我抗戰大計，不致感受影響，我消耗戰持久戰之根本策略爲：『積小勝爲大勝，以空間換時間，』意即避免主力戰，以獲得敵人之消耗，擴大戰區，分散敵人兵力，以達持久目的。論者謂宋明亡國，乃係退入西南，循至解體，殊不知元卒清兵持一刀一矛而可長征萬里，除向民間掠取糧食外，別無所需。今日之用兵，後方維護交通運輸糧械補充兵員所需之人數，較之前方作戰之士兵，常在數倍以上，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作戰，敵人之運輸，惟賴海道鐵路與長江，第四期作戰，敵人若欲進窺西南，山嶺相衝，道路險阻，以現代之機械部隊深入其間，古時蜀道行軍尙不足比擬其艱險。而且歷史事跡，每隨時代而轉變，西南地利已非昔日可比，太平天國發軔於廣西，馳突萬里，奄有大江南北，討袁之役，起義於雲南，指戈北向，奠定中原。是則西南能爲殲滅強敵恢復國土之根據地，彰彰甚明，廣州漢口之失，何足影響我抗戰大計哉。

◎廣州雖陷，我尙有西南西北之交通路線，軍械子彈之接濟，自無斷絕之虞。

且候近在漢口，聞軍事當局言，我國現有軍械，較諸滬戰開始之時，更爲充足，大炮之數量，超過尤多，所存子彈，至少足敷一年之用，是港粵海路之遮斷，何能視爲致命之傷。

◎蘇俄對華策略，本有三種不同之步驟：①在偽滿邊境示威，以吸引日本一部份軍隊，使其不能南下作戰；②取消外蒙獨立，使其出兵保衛宗國；③發動紅軍，對日開戰。蘇俄對日作戰固非易致，而張鼓峯事件即爲滿邊示威之實現，彼時敵人在偽滿朝鮮屯守而不敢他調之軍隊，計有十二師團之衆，而從天津青島倉皇北運者人數亦在三萬以上。前者蘇俄曾作表示，若能實現其所期待之三種情況之一者，即可出而參戰：①國聯通過十六條制裁日本；②英法美三國保障其西陲國境之安全；③日本進攻蘇俄領土。現國聯已通過十六條，則蘇俄之參戰，在法律上與在其外交政策之立場上已無障礙，不幸歐局陡變，蘇俄頓陷孤立，以後能否再作進一步之助我，姑置不論。須知我國之發動全面抗戰，初未以已得蘇俄援助之諒解，而決定國策，自力更生，固爲我抗戰之原則。但候以爲蘇俄在此一年內因循觀望，實爲其外交政策之弱點，今法捷棄盟，德波虎視，其處境愈危，則尋求與國之心愈急，

敵入中國愈深，則其唇齒之感愈切，一旦我果被逼而與敵和議，實行加入防共協定，蘇俄則將無一與國而面四敵，其立國之危，殆爲前所未見。蘇俄欲挽此危局，或作孤注之一擲，亦非逾越情理之事。至於英國，則與遠東休戚相關，當不能完全漠視。最近法國一例，可爲殷鑒。法棄捷克而不加援助，捷乃投德懷抱，東歐足以牽制德軍數十萬之力量，現已消散，法既暴露性弱，波蘭遂公然携貳，小協約國亦聞風解體，不惟法在東歐中歐之勢力，因之一落于丈，而對德國防亦已如鼎之缺其二足，今英若壓抑我國，驅使與日妥協，而我竟步捷後塵，實行親日，則日本南進政策，瞬息可現，英國在遠東之利益，勢將掃盪淨盡，法國之前車，英國自不能見而無所警惕。

④日本議和條件之足以亡國，前已臚述，不再論列。但希特勒之急於調停，日本軍閥之亟欲結束戰事，則確爲事實。但此乃我堅持抗戰之優點，絕非屈膝言和之論據。此次歐戰倖免，列強不惟未損實力，而且競相擴充軍備。反視日本，作戰年餘，國力消耗，不可勝計，循此而往，則其軍力之與列強相比，勢將淪爲二三等國，此爲希特勒所焦慮日軍閥所惶恐理由之所在。我國消耗戰之目的至此已達其

半，而反有以爲議和時機現已成熟者，是誠費解。

總之日本對華根本政策爲併吞滿藏征服中國，蓋於征服中國之前，日本決無力量對俄作戰，對英啓釁。田中義一決定此項政策之後，雖內閣遞遷，總以此爲圭臬，故和平論者，以爲與日妥協，或能苟安於一時，而日將捨我而轉圖英蘇，藉可嫁禍，是猶犬啖肥肉，不以杖驅而欲以枯骨誘之使去，世間寧有是理。

敵人深入堂奧，國家之安危，繫於國策之臧否，參政員爲此時唯一之民意代表，愛國之切，謀國之忠，不亞於前線肝腦塗地之將士。諸公高瞻遠矚，對此國家大計，必有以慰我人民喁喁之望，侯不及參與會議，不獲躬聆讜論履霜堅冰，不敢緘默，爰言管見，伏希確定抗戰國策，黨國幸甚。甘介侯叩感。

附錄

「和平」風

(轉載五月四五六日華美晚報)

美聯社五月一日的倫敦電訊說：『英國首相張伯倫與其各屬員，一待英國安定歐局之辦法，稍有成就，即將在遠東方面有所行動。蓋英國對目前之遠東緊張局面，極爲焦慮，亟欲出爲斡旋也。』至於『斡旋』的辦法，則謂以『中日兩國各不喪失體面爲原則。』

這個消息，又使『和平』空氣，不絕如縷。在一般陶醉於夢想中之『和平』的人，正又是一杯香醪。雖然這香醪是澀口的苦酒，我們過去曾飽嘗過了，但是還有不少的人相信它，希望『和平』快點來到。所謂世界上原不乏飲鴆者流，在有作用的一方面，自然是不肯放鬆的。



戰爭與和平，本是絕對的兩極。這兩極在空間也同時並存。所謂中日戰爭自去

年七月開始以來，一方面儘管戰場血死拚，而另一方面，『和平』的消息，（不如說是謠言，）也像爬蟲類的毒蛇似的，到處暗中蠕動。僅就記者個人據道聽塗說所知，那些消息，並不完全是空穴來風，許多鷄零狗碎的謠言，倒也可以談談。

◆

戰爭已經發動了，第一我們先要明白：誰要放出『和平』空氣？在進行『和平』的是些什麼人？

我們老實不客氣的說，製造『和平』空氣的是日本；『和平』二字，在日本全部策略上是戰術的一種。因為日本看準了中國內部還有『恐日症』的殘餘，爲了加強實際戰爭的迅速進展，『和平』確有妙用。於是，一部早已被拋擲在政治生活以外的老朽人物，便迎頭趕上，暗中受着對方非正式機關的牽引，四處奔走『和平』！

◆

南京失陷後不久，現任國府經濟部長翁文灝的兒女親家，李思浩隱居上海，首先被看中了，認爲李氏是一個好的『和平』使者，於是滬西愚園路上的李公館，不速之客，盈門拜謁，當時外間傳說，不是希望李氏傳達『和平』條件，便是敦促李氏

出任善後巨艱。弄得這位舊安福系的政治家，窮於應付。那時松井大將還沒撤換，李氏因為從前的淵源，以為祇要應付相宜，總不致於硬拖他下水。不料李的估計錯了，某方面打聽得李在上海，經濟狀態頗為拮据，以為李之不肯斷然出馬者，或許原因在此。於是，當時還是名不見經傳的闖入者而現在已成了『維新』新貴的王××，在某天會見李氏的時候，捧上大紙包一個，李氏打開一看，赫然法幣二萬元也！這一來，可氣壞了李先生，終於一氣而離開上海了。

吳光新是個聰明人，也做了李思浩乘槎浮於海的同路人。



最後估計錯了的，到底不是李思浩。

但是，住在福到森路的唐紹儀老先生，在老病殘年中，其忙於接待來客的情形，比起李思浩先生，尤過之無不及。原因是在唐公館裏，有一個好的內應者，這便是現在『維新政府立法院長』的溫宗堯先生。

講政治經濟，溫氏一生沒有離開過唐老先生。少老做中山縣長的時候，當時擁護少老的人，曾有『十人團』的一個小組織，溫是這個不公開『團』的首領，溫對

於少老的作用大；而這一羣在西南的作用亦大。

時間是在本年的一二月裏，溫氏是暗裏『和平』工作的要角，他曾帶了些人祕赴香港，進行『和平』的對象有兩個：一個是在抗戰發動後自海外趕回捐購救國公債七百萬的陳濟棠；另一個對象是自稱近廣西李白二將軍的王某。

◆ 溫去港的任務，就是勸說『和平』。勸說工作的結果，自然完全落了空。

但是就在溫氏去港的前後，一月廿八九日廣州漢奸大暴動的案子，爆發於未燃。可算得是『和平』運動第一階段中的精采一幕。

後來溫氏回上海不久，接着就是『華中新政權』運動猛烈的展開。

溫又與梁鴻志連袂去平津了。

因為日本政府御前會議結果，發表的『帝國政府聲明』，堅決表示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的態度，『和平』乃暫時中止了風信。

◆ 這其間，自然還有其他三流，四流，五流……的人，在各種各樣的方式下延續

『和平』工作，無奈都是找不着門路，或找錯了門路。但唐少老決定是對於『和平』既已無力，而在沒有一全國「統一統」的局面前，也絕不出山。

梁溫去平津，已不是爲着『和平』的旗幟。所以在溫氏回上海見到唐老先生的時候，唐就戒溫自重將事。但溫先生回答說：

『我一生都聽少老的話，這回可要自作主張了。』

於是，溫先生的『和平』工作雖然沒有成就，可是溫先生做了『新貴』了。古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欽甫先生之得『爵』，還不得不歸功於這個好聽的『和平』。

『和平』工作另一個更有力的方面，是國際的策動。

遠在去年南京沒有失守以前，第一個出馬於『和平』工作的，是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德國和日本，是反共戰線的盟友，日本對華出師的名義，既然是在『消滅抗日，掃蕩赤化』，在原則上，自然德國是同情日本的。

但是，中國對日本堅決頑強的抵抗，而日本的醉翁之意，所形成的局面，究非德國始料所及。並且德國在中國倒底還保有若干的經濟權益，與中國的『親善』關

係；而且戰爭長此延續下去，日本究竟什麼時候，還有多少力量可以出征西伯利亞，也頗成問題。所以，德國一部分的輿論，也大以日本的不肯適可而止爲然。

◆
陶德曼先生從上海到武漢，從武漢到南京的滿天飛，未始不是希望中日戰爭早點結束的意思；同時日本方面也很願意陶德曼氏奔走一下。因爲這在當時，至少可以窺探出中國當局究竟堅持長期抗日的決心到什麼程度？

◆
陶德曼的奔走，柏林方面會聲明這是他個人的活動，但他終究是一位友邦的使節，所以蔣委員長在失陷前的首都接見了他。結果，陶大使明白了中國的意志，本來是希望與日本和平的；祇要日本歸還所有的佔領地區，不留一個兵在中國境內。

◆
連南京都願放棄，這便是中國的決心。中日戰爭本來就是最嚴重的世界問題；至此，國際上更不能輕易作調人了。

意大利左袒日本的態度，極明朗化。

美國和法國，對於中日問題的關係太微妙複雜，始終對雙方都似乎沒有提到「和」之一字。

但是歐洲的局勢，在第二期的中日戰爭的過程裏，却急轉直下了。問題並不在於德國歸併奧大利，（那是時間的問題；）問題的轉捩點，是在張伯倫逼迫得艾登下了台。

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國家，都有先天的矛盾，牠所採行的政策，永遠不會一致的。張伯倫的所謂「現實主義」，說得痛快些，便是老老實實的對法西主義者低頭讓步。

儘管日本怎樣堅決的要把大不列顛在遠東的勢力驅逐出境；但英國依然還是有親日的力量，如英國自治領的澳洲，爲了和日本的通商關係，就是主張對日妥協。當然英國同時是支持中國抗戰的最大背景。

在中國的英國人，因爲被「殖」來此，有悠久的歷史，爲他們自己，爲他們對中

國的情義，他們是寧願毀其所有以援助中國的。但是，這不是說英國絕對沒有斡旋和平的可能。

寇爾大使到中國來還不久，從許多方面聽來的所說，知道他是一個對中國極有好感的人。英日海關談判是在東京進行的；到現在為止，英大使並未進行和平工作，是頗可信的事實。

此次寇爾大使自漢口來上海，報載行政院副院長張羣亦到香港，有在香港試談和平的話，現在已證實不確了。市上又有傳說，謂李思浩和吳光新等安福舊人，還在香港策動『和平』，恐怕這消息和張羣的消息差不多，是某方一貫的作風。連昨天（五四）的上海每日新聞，都說張羣到了上海呢！

李思浩現在住在九龍杜月笙的公館裏，在那裏渡着南國盛夏，已不足為起浪之『風』了。不過爲了要鼓動『和平』的空氣這些人的名字，是很能够引起似是而非的興味的。

我們要判斷究竟是否有和平的前途，第一要看日本是不是能够大澈大悟？第二要看中國人是不是甘願丟的丟了，燬的燬了，死的死了，而就從此永不再做『中國人』？

日本人要體面，中國人也要體面。但中日兩民族之戰，倒底不僅僅是『面子』問題而已。目前的『和平』問題，可以說是在戰爭的第二期走上第二個階段了。

第二期的戰爭，可以魯南戰役台兒莊之戰爲一分水界。自此以後，可說是中國踏上勝利的過程，而『泥足』走向『屈膝』之可能前途的開始。

日本是要『面子』的；無論如何是要完成三個月來已極盡消耗的打通津浦線的目的。但是國際環境如彼，中國地區之廣闊又如此，所以還未支用而備以征略蘇聯的兵力，也要出動來了的消息正在這個時候傳出。

所以，雙管齊下的第二個階段的『和平』，也是這時候的題中應有之義了。



這時候的『和平』，在日本第一是企圖分化英美關係的接近：把國際關係轉變到於牠有利的形勢上來。實際上則還是在『和平』烟幕之下，真澈對於中國的『撻

伐』。

日本國內，加強或改組近衛內閣的政潮，在醞釀中；軍事對外的戰略，也必然在進行着新的修正和改變。這個傾向，可以兩句話來說明，即是：強化懲膺赤俄的姿勢，濃化對華的『和平』。

日本對華南行動緊張起來，松井石根大將又將到台灣出任對華南的最高職位，此時雖還沒有見諸事實，但是對於英國，要挾威脅的作用，可不算小。

向英國要挾威脅些什麼呢？當然依舊是希求假手於第三者的『和平』。



中國的法幣，操縱在倫敦和紐約，如果英國的出任『和平』的工作，固然可以拆中國抗戰的台；但是，我們說過了，除非是甘願永不再做『中國人』，則中國是要拒絕這一杯血釀的香醪的。

中國倘是堅決不接受，英國也祇好徒然。老獪的張伯倫，在『現實主義』的觀點上，他難道就不懂得拆中國的台，熱刺刺的耳光，結果還是要打在自己的臉上嗎？

兩位「法」字號的難兄難弟，現在正在羅馬碰頭。墨索里尼在款待素食主義者的希特拉時，遠東問題，當然也是談話的「菜單」上應列的的一味。德國承認「滿洲國」，日本對華北合夥；這一點，褐衫必定是要取得黑衫的諒承的。因為墨索里尼吞了東菲，又要跨紅海而出印度洋的經綸，也必得請希特拉元首留下默契。

這也是很有利於「和平」侵略的傾向。

但戰略云者，畢竟是「作戰的策略」罷了。

再說來自國內的「和平」，王克敏到東京去，也傳說他情願把「臨時」的高位讓於靳雲鵬，而自己再爲「和平」效勞。看了王到東京以後的情形，這傳說終是謠言。王克敏拜見近衛，還是請示「維新」與「臨時」的合流問題，以及華北的開發問題。已經百分之百的叛離了的王克敏，誰來和他談「和平」呢？

章士釗爲了不肯袍笏登場於南京，和會統籌回到漢口去；這是報上公開登載過

的。現在市上又有傳說，謂目前的『和平』工作是章士釗在進行，且謂章士釗現在還在上海。關於章，倒也離奇得很，一個葫蘆一樣藥，且聽下回分解吧。

這是近幾天來的『和平』風。

古話說：『捕風捉影，空穴來風』這同日本人所講的『偽裝親日』一詞一樣！這些『偽裝和平』的風一陣陣的吹來，在戰爭不到最後結論的時候，這些妖風邪風是不會有一日中止的。

◇

這樣說來，人們真的都畏聽『和平』了嗎？事實則又不然，那要看我們對於『和平』的界說怎樣去解釋？兵戎不起，烽火無蹤，這的確是希求幸福生活的人類所禱望的。然其奈覆巢之下無完卵何！現在厭戰的日本士兵大眾，倒真是要求和平最急切的；但是今日日本的指導者們，並不在內。

所以，從中國的立場看，和平的來到，不是朝夕垂手可得，並且還須支付大量的代價，與長久的時日。

——韋陀——

573

2/27

實價三角

本社已出版的書

- | | | |
|-----------|--------|--------|
| 1. 未死的兵 | 白木譯 | 實價一角五分 |
| 2. 捷克風雲 | 李鈞著 | 實價五分 |
| 3. 張伯倫 | 哲非編著 | 實價五分 |
| 4. 華南烽火 | 哲非·叔衡編 | 實價五分 |
| 5. 張鼓峯的戰鬥 | 侯飛譯 | 實價一角 |

「和平」運動及其反響

編者	何	之
主編者	上海	編譯社
出版社	上海	雜誌社
總經售	五洲	書報社
實價	每冊	三角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出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